



評釋

韓非子全書

三四

008309-00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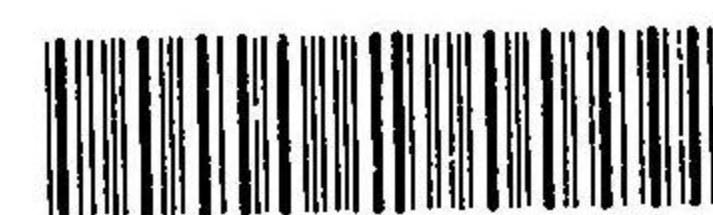
135-17

評釈韓非子全書

藤沢 南岳/著

M17

AAC-0247



135  
10  
17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〇 冊	一 七 號	一 六 架	三 四 函	子 部 類
				和書門

# 評釋 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三

東周國

陳深曰前排後總體法甚奇

以可亡字揭揭連下句法可玩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五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亡徵舊刊有第十五字

原注凡四十七亡徵而未以數語結束之亦古今奇觀也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國言君家言大夫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

簡法禁而務謀慮簡猶棄也簡易法禁則姦不止務謀慮則詐偽徼幸荒封內而恃

交接者荒封內則不富恃交接則無備可亡也群臣為學門子好辯門子君之

左右山璠曰周禮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嫡子也左傳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注卿之適子也商

賈外積外積謂商賈富也末利故曰外也讀商賈與鄰國通貨其在彼者累萬故曰外積小民內

困者可亡也內困作右仗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尾

罷露百姓以招怨叛春秋梁亡

陽曰器下罷露百姓秦策作罷路高注路猶贏也孟子是恐有脫字率天下而路也注路勞弊也呂氏春

可鑑也

心無所守者多為方術所盡惑如秦皇漢武而為方士所欺可嘆也求神仙信佛陀皆與下用時日好祭祀一樣人物而已

不周於法不求

秋作罷路露路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翼云煎沸靡損謂奢

澂古字通用。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翼云。煎沸靡損。謂奢

鬻之煎沸靡爛也。讀靡靡通。增。外儲左上。罷苦百姓。煎靡

財貨。備內篇。水煎沸。五蠹篇。聚沸靡之財。秦策。靡其財。注

集韻。靡靡同。壞也。楚辭。精瓊靡以為糧。注。靡。屑也。墨子。輟

民之事。靡民之財。荀子。靡弊。注。靡。盡也。或曰。靡讀為靡。靡

散也。答客難。至則靡耳。注。說文。曰。用時日。方云。用占事。鬼

靡爛也。亡皮切。靡與糜古字通。用時日。候時日者。事鬼

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王制。假於鬼神時日卜筮

尚卜筮禱祠。不以衆言參驗。聽以爵。聽其言。即與爵也。舊

故疾病愈來。評一本。言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增。言出入皆由一人

兼聽之失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

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讀如亦柔也。大雅。柔則好

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餮而無厭。近利而好得

者可亡也。漢書禮樂志集注。貪甚曰饕餮。饕餮足

者。可亡也。不知足故不奪不饜。所以危殆。喜淫刑而不

其用不顧其功。其王在替法。

周於法。舊刊。脫刑字。讀周詳密也。增。周。合。好辯說而不求

其用濫於文麗。文章麗詞。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

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語者。可亡也。翼

通猶漏也。敵國易用間言。人主若聞甲語泄之。狼剛而不

和。狼一作。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

恃交接而簡近隣。簡。易。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隣

可亡也。羈旅僑士。謂外國說客。杜預曰。羈寄。重帑在外。帑

其用不顧其功

輕為自信人君

相之得民信者

豈可一切廢棄

平釋律

律

卷之五

二

平、賤家鷄貴野鷺者何獨文士騷人之憂而已乎

亦天下通患

以名問舉錯舉而錯百官之列也。不可以為二事。問。聞通。名。聞。謂。白。望。也。言。以。一。時。名。聞。用。捨。百。官。

羈旅起貴起。超。誤。今。按。起。家。之。起。以陵故常者舊。臣。可。亡。也。輕。其。適。正。

庶子稱衡翼。曰。嫡。庶。輕。重。鈞。如。衡。乎。與。適。子。相。抗。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言。死。

也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大。心。猶。放。膽。也。出。荀。子。不。苟。篇。韓。詩。角。弓。傳。國亂而自

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易。輕。也。可亡也國小而不

處卑力少而不畏疆無禮而侮大隣貪復而拙交者可亡

也太子已置而娶於疆敵以為后妻增。后。妻。妻。也。內。儲。下。驪。姬。貴。擬。於。后。妻。

則太子危而是而。如。通。則群臣易慮者易。變。也。翼。本。壘。字。群。臣。易。慮。四。字。可亡

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言。雖。見。幾。而。不。果。也。知有可斷舊。刊。有。下。

也行。謂。字。與。以。通。翼。云。一。無。謂。字。○。可。斷。而。不。斷。必。失。時。外。儲。說。云。斷。敢。行。大。事。而弗敢行者可亡

也兵。志。所。謂。可。斷。而。不。斷。者。反。受。其。禍。出君在外而國更置出。君。猶。左。傳。出。公。輒。也。讀。謂。君。

亦有不必然者唯國人離携而不仁者未之有也

賊生亦可懼

常套

數下字不可輕輕者過也

出亡在外也。按置立也。更立新君也。猶安德帝播遷西賀海。義仲立元曆帝。後醍醐帝在吉野。尊氏立光嚴帝。

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太子為質於外國。君以他子為儲子。如是則國携携。或。

國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狎其身狎。親昵也。狎。刑。戮。小。民。

而逆其使虐。使。之。也。懷怒思耻思。忍。忍。字。翼。云。淵。鑑。類。函。怒。作。怨。增。云。言。使。民。懷。怨。思。耻。君。專。

習怙無習。怙。無。專。當。作。尋。亦。重。也。言。藏。怒。懸。罪。却。近。其。人。則。必。有。殺。篡。之。禍。如。信。長。而專習則賊生

於明智於。明。智。是。光。秀。是。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讀。謂。大。臣。爭。權。父兄眾疆內黨

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愛。玩。弄。臣。

也。外內悲惋鳳。卿。曰。非。排。之。誤。正。字。通。悱。心。不。然。而。數。行。而。口。不。能。言。也。六。書。故。惋。駭。悵。也。

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

者可亡也好以智驕法驕。矯。通。舊。刊。作。矯。曲。也。時以私雜公法禁變

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地無固固。險。固。舊。刊。地。無。倒。置。城郭惡惡。無。

畜積畜一作蓄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

不壽主數即位翼云列子云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注種姓也史記禮書云先祖者類之本也正義

並作即世是言死也嬰兒為君大臣專制如漢末是樹羈旅

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山璠曰待特誤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

眾彊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如此則可亡也變編而

心急偏編而心急輕疾云云惰忿變舊刊作偏讀學編急快也輕疾而易動發心惰忿

惰蹠急與狗通史記曾連曰捐忿惰之節而不訾前後者訾量也言無遠慮可亡也主

多怒而好用兵怒一作怨簡本教而輕戰攻者簡猶棄也可亡也貴

人相妬舊刊貴人作貴臣大臣隆盛外籍敵國內困百姓翼云籍借通國

裂威分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翼云忠直之士者貴可亡

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仇匹敵也後漢書表紹傳注引太作

吏弱亦非可憂之甚乎

猶仇官吏弱而人民傑傑桀通舊刊作桀桀黠也漢書匈奴有桀心如此則國

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臯而弗誅懸臯不即誅也讚云懸舉

示之也難四明君不懸怒懸久也大學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使群臣陰憎而愈

憂懼而久未可知者言使群臣疑懼可亡也出軍命將太

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如唐藩鎮是也可

亡也后妻淫亂魯桓公夫人姜氏之類主母畜穢如宣太后幸嫪毐也外內混

通男女無別方云周禮官正云辨內外而時禁注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是謂兩主

兩王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

輕而典謁重典謁納言之官戰國時謁者職重增外嬖行請謁者疑如此則內外乖

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眾彊壅塞主斷而重擅

國者壅塞主明之人也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繼世猶家也增云

常思

世之好談政態者亦或有不法無術之徒

紕音黜言功臣之家被黜退也翼云鄉曲之善舉官職之馬疑當作幕聲之誤也紕一作榮非

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止戶

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

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

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

利而聽主母之令孝經云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又云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女子用國女謁刑餘用事者官者也秦此庶人之孝也

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

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親當作新與故人對大學以音轉訛或以為証非

不肖用事或云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

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

可亡者四十有四平頭列來忽以亡徵者三字轉承去筆鋒精銳文勢活動自是千古名論

養大修大音太而人主勿禁勿舊作弗是豈有大異則臣心無窮言不知足

也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塔公孫與民同門讀同里暴敖

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

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疆弱相

踦者也讀踦奇也謂不兩立也戰國策云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注角一俯一仰曰踦言有一重方云凡从奇之屬有偏昂偏低之意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

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

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翼云君下其兼天下不

難矣言能服行法術者天下無敵也也呂子長發篇議論與此同

三守舊刊有第十六字

原注守固密毋漏言守獨威獨福不聽他人毀譽守自親政毋移大臣

短刀直入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

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增舉

南面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譽人及當途用事能人皆指貴重之臣。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

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下。適近習能人之心

而乃上以聞人主。增言陳言者必先順適幸臣之意。然後

忠直日疏是失守之一

二十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

利也。言必因左右之言而黜陟。讚言人主雖愛。待譽而後

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罪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

重在左右是失守之一

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群臣輻輳用事。因傳柄移藉

如是者侵是失守之一

藉作籍為是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

顧上以收又說三劫與上

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二。有明劫

文異句法此錯綜繁爛處

或曰明劫當作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

賞罰之柄也以資群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

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群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

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

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

哉。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道一作通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

寵擅權矯外以勝內。矯外詐外臣也。勝內勝宮內也。險言禍福得失之形

續險言危言也。翼云險危也。猶言痛言也。管子亡臣亡士云。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注痛甚極之辭。漢書劉向傳集

注險言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

與主分其禍而功成。一作成功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一心

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言人有偶舉其惡為眾詞所壓而不

張榜曰情態畢肖

平澤傳 卷之五



以二則字合并  
守劫文法整齊

見信也。舊刑。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謂獄也。至於守禁  
信作言缺畫。之上恐有脫文。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  
完則二劫者止。三劫者止則王矣。下者止。一作止塞。

備內舊刑有第十七字。

原注。備內者。父子夫妻骨肉相近之間。辭亦懇切。但人事之變。聖賢所不道。鳳卿曰。悖理之說。獲之憤惋之餘。譬之針心警眼。患輕害重。骨肉嫌疑。則終至相殘。綿蕪之際。每輒有之。敦倫之基。作備于此。嗟。獲罪鄒魯莫大於此。簡在讀者。黃東發亦嘗為言。

先揭患主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處一作虛。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

引故事以明之

一句收束含蓄無限

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其妻以成其私。其舊刑作於。故優施傳麗姬。讀傳訓附非保

傳之傳。翼云優施。晉獻公佻優。名施。麗姬。獻公伐麗戎所得之女也。申生獻公太子也。奚齊。麗姬之子也。優施教。麗姬讒申生事。詳于晉語。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

妃夫人適為太子者。適下舊刑有子字。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踈。語

曰。其母好者其子抱。增。留侯世家。母愛者子抱。好抱叶。然則其為之反也。

讀謂就語之意。說其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捨也。惡釋叶。丈夫年五十而好

色未解也。通。解懈。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

衰美。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其子疑不為主。舊刑作而子疑

長句法

心之無鄉利之  
誤人實然此言  
也是以聖人設  
禮義以制其心  
以全人倫其功  
至矣其意密矣

不為後。子疑倒柱欽傳。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  
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於未衰之年。則正后自疑。而支庶  
有間。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

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  
檀萬乘不疑。秦宣太后寵嫪毐。則天幸薛宗義。竝稱制。此。酖毒扼昧之所以用

也。原注。扼昧。謂暗中絞縊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讀。桃左春

作。桃疾死。不能處半。言橫死過半。王維禎曰。此雖以疾死也。悖理之言。然歷代人主皆然。人主弗

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

王句踐。愛人為戰。與馳。為。去聲。醫善吮人之傷。傷。疑含人之

血。非骨肉之親也。非。下。恐脫有字。上文可例推。利所加也。利。下。有故。輿

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大死也。非輿

人仁。而匠人賊也。孟子公孫刃上。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

也。慎。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  
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

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

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方云。一無以字。加上有重字。言宜。注。意。備。夫。人。太。子。黨。利。我。死。者。故

日月暈圍於外。翼云。暈。日月旁氣。史記天。官書云。日旁雲氣。人主象。其賊在內。備其

所憎。禍在所愛。讀。四句。謂內外愛憎之相反。增。楊。升。庵。外。集。范。無。字。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

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或曰。日或

月暈於外。其賊在內。謹避其所憎。而禍在其所愛。是故明

主不舉不參之事。舊刊。明主作明王。言。凡。事。參。驗。而。後。舉。用。不食非常之食。遠

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舊刊。作。內。外。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

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一柄篇云。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

得陳言而不當。則罪。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觀。原。舊。注。眾。

又一喻

參伍之効

事之端相參而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當作偷行。偷苟且也。行賜也。飾邪云。主過予則人偷。幸。幸。僥。倖之倖。殺必當罪。有罪不赦。舊刊脫有罪二字。則姦邪無所容。其

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起則復除重。增謂得復。

除民者威重矣。詭使篇。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復除重則貴

人富。苦民以富貴人。使貴重之人富。起勢以藉人臣。原舊注。藉假借也。非

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

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

矣。然而金昂間之。昂郎的切。說文。鼎屬。爾雅。鼎數。足謂之亂也。王篇。鼎足曲。舊刊作鬻。詩傳。鬻。金屬。釋文音尋。方言。鬻。關東或謂之鬻。俗。鬻。鬻。為。水煎沸竭盡。

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以下文例。

火字乎。原注。以喻正不勝邪也。今夫治之禁姦未明於此。舊刊未作。然守

喻言明了、

徭役云云反上文以詳之、

法之臣。守專誤。為金昂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評林迂。

已字屬下讀。讀言獨明於人主之心而不行於下也。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

傳言春秋所記。秋字下少之字。犯法為逆。趙世楷本作枉法。以成大姦者。

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據舊刊。補然字。刑罰

之所以誅。常於卑賤。翼云。刑罰不上極於大臣。當塗。而大率在於卑賤之人矣。是以

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

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翼云。凡利害之事。隨見聞。私相通也。以候主隙。人主

掩蔽無道。得聞。道由也。翼云。道從也。無由。上聞。已過下聞下情也。有主名而無實。

有主似倒。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

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孫鑛曰。燕氏父子每言厲法禁自貴。近始益得

之此也。

亦千古同弊

佳結

南面舊刊有第十八字

原注前篇患在信人。此篇患在不信人。孫鑛曰。通篇皆說御臣。翼云。南面者人君之位也。賞罰者人君之柄也。此篇言人主當在其位而握其柄矣。

先揭過基與上篇同一法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已既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

之以他臣為之監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讐而主反制於其所

不任者為監者今所與備人者謂所不任者尾宜且曩之

所備也曩下一有昔字謂所任者言其所不任者今反制於主猶曩之所任也人主不能明

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也道由也舊刊也作矣人主

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

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非誹古字通增荀子輕非譽而怙失民焦氏筆集云秦族

訓輕誹譽以導之齊俗訓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

任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言位非假於忠

信無令君不禁已所為也注簡難解原舊注偽三者情主

為忠信然後不禁按人主信之不禁檀制也壞法之資也壞人主使人臣當作明主雖有知能不得背

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

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

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主易言言言虛字與

上壅於言者異言事當逆讀方云事固不易為也然今易

言之以黨與為已資物云索求也索資求助也增資即

上所言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讀誘見誘也鳳卿曰正字通稱美日多史張耳傳張

三者也王已出因赦貫高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表益傳諸

公聞之皆多後漢書馮累傳諸將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脫於事誘

於事者困於患脫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

又揭一項

誘於事者皆必不知不識陷其

術中豈可不恐  
懼戒慎乎

不信夫不信者有罪舊刊無夫字。罪下有事字。有功者必賞則群臣莫

敢飾言以僭主主道者使管下二字。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

言不復於前皇侃論語疏復猶險也。翼云其言小而其功大此與前言不合也。事雖有功

必伏其罪謂之任下應篇首在已任在臣。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

也恐其事見誹議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其事者如事者也原注此言

姦臣之用心如人主藏是言藏中心也。不更聽群臣群臣畏

是言方云恐君信是設言見以為姦。不敢議事二勢者用翼云誘於事者

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

人臣知舊刊作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猶首辨尾也。

無參驗者舊刊參作所。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唐如

警句

揭言不言一責

有以言飾之者  
有以不言飾之  
者非明主則必  
為其所誘

關播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

實使不虛言。克明云。臣下宜補知字。言者一字。連下句讀。使字冠下至為之資二十四字。不言者必

問其取舍以為之資資資資給。言人臣雖不言君必問其所取舍則足以品其人。則人臣

莫敢欺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

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

害反知此者一作如。非是。任理去欲原脫此四字。今據舊刊補。舉事有道計

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得利惑主不然計其入計其出多故。

小而害大矣後世開金銀壙。推賣諸物類皆是。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

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

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暗於治者。必曰無變古母

治字是限

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不聽猶不問也正治而已孟子注正猶期也或曰止

之訛言變有益於治則不必不變變有害於治則必不變也故趙武靈王曰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

化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母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雖古俗

句法

變雖常法不可伊尹母變殷言因夏大公母變周言因殷

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變齊舊刊變齊之變作易郭偃母變晉舊刊

晉郭偃狐偃也晉語注卜偃呂氏春秋作卻偃墨子作高偃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

古者憚易民之安也易變也難畏阻意夫不變古者襲亂

之迹適民之心者恣姦之行也言戡定國家必變前代之弊制懲恣姦民必嚴舊滌

結句有力

之汚民愚而不知亂愚民不知上懦而不能更不更張也是治

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讀明嚴二字故雖拂

人主云云至篇末削去之者當

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内外而鐵及重盾而豫戒也

矣

讀言其說見於商君之行故曰說在也鐵及重盾以豫備於民枉内如此枉外亦如此也商君傳趙良曰君之出也

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駮衆持矛而操闕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謂此也增墨子多

用說在字并子章云此一段内外儲說脫簡恐近是内外商君書古有此篇名說在以下至篇尾不與上文連續為

錯簡無疑矣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官恐官字謂宮中

伯送衛於晉三千人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齊語桓公

實紀綱之僕豈是百乘齊策齊車之良五家之兵注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為

軌七命列輕武注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不中

不蓋又引此文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戇窳惰之民苦小費

而失大利也故黃虎受阿諛而輒小變而失長便讀輒警

字通不載輒字舊刊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

故鄭人不能歸增鄭人豈高克乎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高

飾邪舊刊有第十九字

原注。人主不立法度以御臣。不用法度之臣以行法。而聽姦臣以亂法。取亡。

孫鑑云。章法絕精峭。

先揭其國次舉其人。

鑿龜數策兆曰大吉。增。鑿龜者即鑽龜也。而以攻燕者趙也。

鑿龜數策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批點

字句。無功而社稷危。增。劇辛趙人。燕昭王時入于燕。世家。下同。燕王喜十三年使劇辛將伐趙。趙使

龐煖擊之。取燕。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方云。鄒衍齊軍二萬殺劇辛。

王師國道絕。事未聞。封禪書。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莫能通。然則阿諛怪迂。苟合

之徒。自此興。不可。趙代先得意於燕。行方云。趙并代。故曰勝數。故曰國道絕。

趙代先得意於燕。或曰。趙代趙臣名。一本作氏。是增。趙併代地。故云。得意於齊。今不取。後得意於齊。增。趙襄王四年。龐

銳師攻秦。藪不拔。國亂飾高。讀。言飾其崇高之勢也。自以移攻齊。取饒安。

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策而

趙龜神而燕龜欺語已奇警理

亦精緻。再拓鑿龜數策字。兆曰大吉字。

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舊刊。逆作道。一作襲。增。晉語。翟人

逆秦。齊策。專志。一力以逆秦。鮑注。逆。謂拒之道。秦道。兆曰。猶迎也。言將迎秦師戰也。山崎周二云。今按作逆是。

大吉始攻大梁。大梁魏都。增。恐有誤。翼云。將劫燕。先攻魏。其虛也。而秦出上黨矣。今屬趙。兵至釐而六城拔矣。翼云。燕

也。至燕釐。趙六。至陽城。趙至燕。秦拔鄴矣。龐援。增。趙將。史作煖。掄兵

而南。增。說文。掄。引也。則彰盡矣。彰一作鄒。翼云。鄒非地名。二鄒。索隱曰。鄒。堡城。是也。增。趙悼襄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

兵未罷。秦攻鄴。拔之。燕策。使燕攻陽城及狸。鮑注。燕地。吳注。據此策。則燕取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

無狸陽。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陽城及狸。則正義說亦未可據。圓云。釐。本齊地。魏策。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正義不

考策文。而改字。吳氏亦不知此書作釐。徐廣注。史記云。學者安可不博觀乎。信矣。彰。恐漳字。誤。燕秦曰。趙南有河漳。

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蓋漳水之外。盡入于秦也。或云。鄴已拔。則趙之屏彰盡失矣。

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日。

又用秦龜神而趙龜欺字妙以上一段

信時日王相亦一弊

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避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

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悼襄九年秦拔閼與鄴九城是歲王卒故云不得意又

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

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豐隆星名春秋緯曰豐隆大陰者蒼龍之舍也五帝

車也又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曰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讀雷神也其以方位言

者未詳增思玄賦注雷公也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今諸家之說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為雷也故

留舊說以廣異聞圓謂天文訓李春三月豐隆乃五行當出以將其雨注雷也則非始於思玄也並失考五行當

與王相連者增水火金木填星也說死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漢李尋傳五星者五行之精天文志五星之合于五

行太乙讀即帝坐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索隱曰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太帝坐太乙之

精也或曰太乙恐天一誤迂評太乙作太一准王相南天文訓太微太乙之庭也注太乙天神也王相四書

云旺者為主相者輔之蔡氏曰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饒雙峯曰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旺而

生丙丁火便是王字相王之次也全到這攝提讀天官書裏衷所以孤按此言方春不可擊東方也攝提大角者天

王帝廷其兩方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六神劉向九歎訊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也六神九魁與六神

王注六宗神非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是

五括當作五橫五橫即天橫齊甘德曰天橫五星在五車中黃帝曰月犯五橫中中貴人有喪大將軍道絕東

方朔曰月犯五橫兵起天下有大亂易政貴人死公連曰填星太白守入五橫中軍道不同兵起春秋緯曰咸池天

橫五帝東舍一名橫龍一名五橫一名天津按橫橫之誤讀五括疑天格增括矢末五括豈天弧耶大河甘

德曰天河一星在天高西近天街東天河察近鈐尉曲陽主河江之紀也甘氏曰天河不見經一歲河水多出天下

無道橋君不養百姓臣強君弱河神害其國紫辨曰天河光暉建旁星冒經天子有德水泉自出宮中大赦黃帝曰

天河登衛不明三公誅女黨期一年公連曰天河赤兵黑水君臣爭境不出二年長弘曰客星犯天河下賤迫君堂

增天官書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間為關梁索隱曰朱均曰兩河六星知逆邪也又按恐天阿天文訓四守天

阿又云天阿者群殷槍舊刊作槍讀天官書歲星其失次神之闕也注星名殷槍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格長



故曰云云并龜筮結之古多此法以上二段以親民明法字立綱

四丈末允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增。天官書。天槍為兵亂之祥。非吉星也。按。殷槍以色言。當讀為朱。殷之殷。天官書。天槍色赤而有角。歲星。木星也。原注。俱非。其國冒。色赤黃而沉。所居野穰。歲星。木星也。原注。俱非。增。非字恐。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物本作缺。讀。缺。缺。同。有。衍。下同。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殘缺不祥意。增。蓋列缺也。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注。天門也。又思玄賦。弧逆。讀。列缺。擘其照夜。注。列缺。電也。鳳卿曰。天缺星名。弧逆。天官書。正義。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既。有。嚮。背。則。當。有。逆。順。故。云。邪。鳳。卿。曰。逆。指。誤。天。文。錄。弧。星。一。名。弧。指。刑。星。讀。太。熒。惑。子。必。視。熒。惑。所。在。奎。讀。天。官。書。奎。曰。台。原。注。白。也。熒。惑。子。必。視。熒。惑。所。在。奎。封。豕。命。名。因。凶。台。俱。凶。星。西。向。而。敗。讀。台。蓋。謂。三。台。非。凶。星。疑。增。天。官。書。三。台。色。不。和。為。凶。戾。漢。興。言。星。者。甘。石。諸。家。與。天。官。天。文。間。有。不。合。則。戰。國。時。星。名。候。法。必。有。大。數。年。在。東。也。方。云。天。缺。以。與。後。世。異。者。淺。學。所。未。考。究。焉。數。年。在。東。也。下。所。在。固。負。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信。齊。云。足。下。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龜。筮。或。利。於。左。戰。或。利。於。右。戰。背。鄉。亦。然。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陳。深。云。至。此。始。說。出。本。意。方。加。事。於。明。法。云。言。天。官。時。日。不。如。人。事。也。

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增。亡字句。正是培擊。語命者處。人之性。或當作今之勢。是。井子章。治彊者王古。云。未。詳。或。云。人。之。性。也。四。字。衍。阪。云。亡。字。句。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官。於。吳。身。臣。謂。身。與。臣。也。舊。刊。作。官。增。雜。記。與。臣。不。成。語。山。崎。周。云。喻。老。篇。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日。越。王。入。官。於。吳。可。以。徵。矣。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故。下。脫。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增。史。景。公。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增。左。傳。定。六。年。鄭。滅。許。因。楚。敗。也。哀。元。年。

恃字逐段愈重揭龜字

疊用恃字

不恃可恃而恃其不可恃者猶不求求在我者而立身與保邦奚異乎

許男從楚子圍蔡杜注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吳師道許復見者蓋楚封之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日安王十一年魏韓趙敗楚師于大梁榆關而韓滅鄭侯滅之蒲阪園日西周策死恃秦而輕晉秦饑而死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齊策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魏策昔者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縉恃齊而輕越齊和氏亂而越人亡縉鄭恃魏而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秦秦翟年殺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蓋策士之談故與史傳多違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秦魏當作轉為秦魏耳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增言喪地或云小削誤亡甚誤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方云不見其利害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鄆增魏世家索隱穎川有許鄆二縣齊攻任扈而削魏增按任故國魏字未然否魏宜屬下讀削下疑有脫字不足以齊鄭增鄭韓也下云韓互文韓世家索隱紀年魏武侯廿一年韓滅鄭明年晉桓公邑韓哀侯于鄭因改號日鄭故國策

明法禁是其可恃者

富強國不在大與眾地非其地民非其民奇警

上有過予之弊下有徒取之失字宙滔滔而皆自以為非過而徒者也噫

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按此段事不知在何年蓋魏攻韓而齊楚伐魏以救韓也鄭當時韓都也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疆賞罰無度國雖大大下恐有脫字或曰兵恐弱訛屬上又下文有國雖大必危句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彊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增言無功而取也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翼云舍今日之實事而道往古之陳跡舊刑無以字古作君物本古下有君字以下恐脫為字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願一本作顯是願間恐脫以今之人四字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舊刊臣作人非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讀怨望也財匱而民望則

小知小忠可憎  
可懼

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十過篇戰而之，其友十過篇無其，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十過篇奉卮酒作也。子反曰：去之。十過篇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折酒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也。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六年左傳：晉呂錡射其王中目，王召養出基，所恃者司馬。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頂，伏弋以一矢復命。而亡心。馬司馬又如此。十過篇又。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

吾眾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方云：罷師去之。十過篇作於是。還師去。

而斬子反以為大戮。與十過篇大同小異。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子反也。原舊刊端故也。方云：十過篇無曰字。端惡作讎一字。○按：故若故刑之故。言非為故。

讎子反而進酒也。適過殺之耳。呂氏春秋：疑似篇云：明實日端復飲於市。阪云：注故也。東周策注：稱故者特為之。

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按：自荆秦云云至小忠大忠入也。蓋因小忠誤。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

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原注：言明法度也。辟亦法也。方云：辟刑法也。縣有

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疆匡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按：從大之從。恐用誤。言多

奇句法。

兵人衆兵彊辟地齊燕辟關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

矣讀云國法見慢而用法者衰弱也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官斷者論

從其下之反方云官斷管子問篇云問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替也何待是也言奉法者審官都之常斷之時東

縣齊國樂毅敗齊南盡中山之地史表燕昭十七年及奉法已

亡增奉法指君而言鳳卿按就君臣上而泛說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

言以毀譽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故一作語按文勢作

語似是非自明法者彊慢法者弱彊弱如是其明矣而世

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原注飢謂歲餓飢餓字有

輕重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

於智能翼云篇名取於此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

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

至是始揭飾字

妄字千古弊根

君子宜慎之

按吏謂  
飾也舜  
殺之即  
殛鯀羽  
山是也

東

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夏本紀注鴻大也先令有

功而舜殺之翼云舜殺事傳記所未見禹朝諸侯舊川有之君二字會誓之上

防風之君新刊削之君二字韋昭曰防風汪氏氏之君名也汪芒長翟之國名爲漆姓後至而

禹斬之命後至故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原注先令後令

皆非則古者必貴如令矣原注如令者法也鳳卿曰如順也翼云白家類纂必作先○左

宜十二年傳云有律故鏡執清而無事以下文例之美惡清當作明

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群書治要云申子曰鏡設精無

爲而美惡自備衡設平無爲而輕重自得無事無爲皆同義不替於彼之意夫搖鏡則不得爲

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

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知能明通有以則行言兼法以

也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單道言一條徑路而已不可

美惡不能妄飾  
輕重不能妄飾  
法立則姦邪不  
能妄飾

又指管字

流弊

傳於人方云。智能可獨之道而衆人不能襲也。言凡智能通明之人無常有焉。遇有與用。則治道行。若時無與用。則治道止矣。夫政者常有而智能明通之人不常有。以不常有之人。欲為常有之政。則國治者少矣。故曰。智能單道不可。道法萬全。智能多失。阪云。單盡也。或云。單獨也。傳於人。方云。道法者。故事舊章。智

愚賢不肖。莫不咸能焉。故曰萬全。○智能欲知難知。欲任難任。皆意度。故常多敗事。夫懸衡而知平。

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飭於道之故。讀故事也。謂法

術。孟子注。迹也。飭。節通用。卽上文節於智能之飾。或訓為戒非。按於道間脫法知二字。故佚而有功。

釋規而任功。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亂主

使民飭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

群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上下字似。當易位。是以利在私家而威

在群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以上位人。為黨民

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舊刊。有則字。有功者愈

少。姦臣愈進。而材臣材。才古通用。趙策。張孟談曰。夫董安于。簡子之才臣也。退。則主

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原注。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

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

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

賢佐之所以侵也。一作侵。鳳卿曰。便字。誤。侵為彼所侵也。故人臣當作人主。稱伊

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姦人有以資藉。稱比干。子胥之

忠。而見殺。則疾據說疑篇。此脫爭字。彊諫有辭。強諫者必以子胥為口實。夫上稱

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

也。禁止也。是國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以邪為智。

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一本。作是邪以智非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

主之道也。禁主。鉗主也。舊刊。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故過功。法立私智也。明主之道必

夫字一轉

公義私義論去齊整

明於公私之分。明主一作明。禁主非。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故齊太公封齊。誅莒士是。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舊注。作大臣非也。篆文似故。誤有當作無。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汚行從欲。從縱同。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一作富。國非。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趙用賢曰。謂君臣以計合。

是上下交相御。以術也。此其為非說乎。鳳卿曰。非子。至夫。暗一箇誠字。為切功名。抑揚大過。大害於名教矣。

遂歸重于公私二字

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言盡於力也。民盡死則兵彊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疑有疑。脫語。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五終



許多無字不厭重疊

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言唯有德君子不德故曰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老子三十八章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張景陽雜詩注

引作謂其意無所制也制掣系也夫無術者世之不知故

以無為無思為虛也故特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

常不怠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今制於

為虛言有意于為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

有常方云常者時之反也不生不死不以無為為有常則

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亦三十八章不為老子作以為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

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生心性也言非假于外焉者讀

非求其報也主腦

子所謂怵惕惻隱之心即是非求其報也言與物相忘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

以為也亦三十八章林希逸云以者有心也言無心而為之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禮舊刊孫本竝作事批本作禮按禮下脫也字父子貴賤之

差也差別知交朋友之接也接待也讀知識交接之人親疎內外之分

也分分際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

友之相助也宜朋友一朋友朋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

也宜而為之嚴君平云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

為也亦三十八章宏甫云不惟為之而且必有為之心是上義

禮者所以貌情也貌謂形顯中情乎外面也舊刊孫本並作情貌荀子文貌情用注文禮物貌威儀情中誠用語言山仲質云此及下以字宜作為下文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以為通用三年問曰稱情而立

立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

四也字

連用八宜字

四也字



外飭即貌

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懷者懷人也。下實心愛亦同。故疾趨卑拜而明之。

實心愛而不知。謂人不知也。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飭之

所以諭內也。舊刊飭作節。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

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方云其為倒錯。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

也。故時勸時衰。言有時而變也。君子之為禮也。以爲其身。舊刊

竝疊以爲其身四字是。故神之為上禮。神中心也。增。上禮神而衆人

貳。故不能相應。舊刊孫本竝疊不。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

應。三十章衆人雖貳。雖讀曰維。語助也。聖人之復恭敬。讀復

也。增。朱子踐行也。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攘臂猶

憤然自反之意。孟子馮婦攘臂下車。慧琳音義八十五卷

五葉。攘臂考聲云。攘拒捍也。玉篇除袂出臂曰攘。心憤發

三句一聯四層一樣

意。道有積而德有功。德有功以下文。德者道之功。久則有

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

仁之事也。仁一作人。義者仁心之處事者。喻老篇云。上事者為也。事有禮而禮有文

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

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讀上四失字。同老子下四失字。異老子增字。子迪云。老子無下

四失字。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飭者也。飭一作節。非。夫君子取情

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方云惡

之惡。須輕者。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

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高誘曰。隋國在漢東。姬

蛇斷在地。隋侯令醫以續斷蛇。蛇得愈去。後衛大珠報。蓋

明月之珠。因號隋侯天珠。世以為寶也。論衡云。隋侯以藥

飾字眼

此語亦自有一理，雖然聖人之外，制心之法，亦有昧者所不能知。

絕交論。早縮銀黃。景福殿賦。點以銀黃。燦以琅玕。注。黃謂黃金。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家語。孔子曰。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彫。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

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具禮而不明。具。猶言具體而微也。舊刊。禮下有樸字。方云。不明。故曰。禮言家人之父子無粉飾。故不疾趨卑拜而明之也。故曰。禮

薄也。德清曰。此言世降道衰。失其本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物本。作義。相奪予。威德是也。方云。凡以下言不實厚者。貌諸本作理。能兼有外內也。

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讀。言以鑿混沌之竅為務也。出莊子應帝王篇。衆人之為

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老子集解云。倡則必其應起而相校。而忿爭之態作矣。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蓋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

資之以相責之分。按。分當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老子作也。亦二十八章。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緣。無緣理也。讀。當去而字者。意臆同。度。待。何以論之。詹何坐符。洛切。用人篇。去規矩而妄意度也。注。蓋隱者也。湯問注。楚人以善釣聞於國。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

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嬰。亂也。莊子。老聃曰。汝慎勿撓人心。讀。言以前識之術。撓亂人心。則人紛然用其智。所以危殆也。華焉猶紛然也。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

妄度二字主眼

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之字。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老子首作始。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

亦一場佳話。

平舉律

平舉律

平舉律

平舉律

平舉律

平舉律

平舉律

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禮貌外飾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

緣理不徑絕也。言可得而行也。讀謂無路也。徑云者。就無路處而求路徑也。管子兵法。徑於絕地。

朱長春曰。凌山歷水。越八千之君子也。何絕不徑。何國不攻。井子章曰。不徑。恐而經。所謂去彼取此

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增。按貌上疑脫禮字。按好。恐衍。故曰去

彼取此。亦三十八章。

層層說去。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與猶全而。壽富貴之謂福。舊刊無貴字。非也。而福本於有禍。鳳卿曰。據下文本下當有生字。

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五十八章。以成其功也。以成以下五字衍。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

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夫動棄理則無

成功。夫內有死大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

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同五十八章。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捕則字者。大能成

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

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上祝

之富。舊刊猗作倚。據史記從才為是。讀與陶猗竝言。蓋別上人增。上祝疑木叔之音轉。列子富人端木叔。子貢之

也。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眾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

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濶遠若是也。讀濶遠廣大也。

以上二節有無限妙理宜玩味之

亦括妄字

故諭人或云曰孰知其極五十八章老子有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十二字按以

上下文例之諭入二字恐衍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

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令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

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

能至於其所欲至矣孫本作也按所欲之路欲下脫至字今衆人之不能至

於其所欲至故曰迷按之字似衍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

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按所不能至所字恐衍衆以下二十二字句剖判開闢也

故曰人之迷也人老子作民其故以久矣鳳卿曰孟子苟求其故注故者其已然之

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故事也舊刊作其日故諸本同此或日作曰老子作其日固久增故固以已古通用五

八章所謂方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

句法整頓

命也讀必固守也輕恬資財也讀恬不動心也所謂直者義必公

正心不偏黨也舊刊心上有立字孫本同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

麗也今有道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墮墮同毀也雖

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貧讀罷貪賈我從事不疾說死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荀子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

頃而廢又曰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注罷弱不任事者齊語罷士無雖義舊刊作異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

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山璠曰漢高祖功臣頌形可

侵欺其鄰國同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習問也據下文可作能讀

言聽於慣習之人而問於知識之士也下以能代習可以見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

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

能能言慣習人也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

四層整齊

則怨方云其禍當作過篆文之誤讀適謫同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

數也理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譽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

以行軌節而舉之也讀言以德行之名軌順節度而一舉之也下所謂四不者軌節也故

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方云割劌皆謂芒利傷物也方言劌增荀子注廉稜也說文劌利傷也但有廉隅而不至於兩傷也家語注劌割也有廉隅而不割傷也呂氏春秋廉而劌注廉利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耀作燿原注道無也劌缺傷也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耀作燿原注道無繫着執之則非不欲其

察察以為明也舊刑無之

聰明睿智天也性動靜思慮人也為人人也者乘於天明以

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天謂自然無為是也增揚升庵外集此古

之格言而韓非引之虞書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周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視

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

則不能決黑白之分按分恐色誤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

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讀境也山璠云言所在也目不能決黑白

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

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言晝日晝聾則陷溝瀆

不能知雷霆之害呂子重已亦有此論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

書之所謂讀即老子書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上文

云動靜思慮人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上文

云聰明睿智天也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

是以嗇之原注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舊說嗇養也朱子曰嗇只是吝嗇之嗇他說話只要少用此子舉

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十五章

九章

歸着嗇字

愈出愈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

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為術也。舊刊為生於道理。

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

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增。物本退而作聖人雖未見患。

禍之形。舊刊作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嗇服。原注。嗇服。攷

蚤服。早覺服從於道理也。老子作早服。蚤。早通。讀。蚤字。以雖未見字解。朱子曰。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故

曰。夫唯嗇是以蚤服。五十九章。嗇。是謂嗇服。舊刊。同。知治

人者。知以下。舊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

德不去。方云。文子曰。九竅者。精神。孔竅。虛則和氣日入。謂

以先入為主。能容衆。美則和。間。脫。新字。故曰。重積德。老子作謂之重積德。朱

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上者。故典

故曰字層層自為文章

分合

素所積德。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

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

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益世。而則也。戰者胸中之戰也。詳見喻老

篇。敵謂欲也。欲者道之敵也。論必益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

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五十八章。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

天下喻身也。言全一身也。論必益世。則民人從。翼云。民人喻筋力。血氣

血氣皆從。注順也。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

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

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以下舊刊。不可謂能

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

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

其國保其登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會計

下文云人有欲則計會亂是讀會極處百會之會其會遠其會遠下脫則字眾人莫能見

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世本無事極不見其事極者

為能保其身有其國一本無能字按不故曰莫知其極則

可以有國五十九章舊刊疊莫知其極四字非

所謂有國之母舊刊按上文高誘曰母者本也母者道也

按母字衍茅坤曰開口便說道字出來數段文雖不同道理却是一般道也者生於所有國

之術於字除所以有國之術按六字恐衍文故謂之有國之母夫

道以與世周旋者物作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

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讀曼長也言橫根也亦有曼義有直根根者

增根上當有直字書之所謂根也書老子書根或作抵讀蓋根曼而根直也正字通引此直曰曼

橫曰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

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

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

曰固其根抵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根

老子作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也視久久視二視字祿誤老

長生久視字荀子榮辱篇家語賢君篇呂子重已說死修文皆有聰明至此五十九章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宜作徒謂

徒役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

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

人彌眾群書治要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舊刊

凡以下別提非是批點本同此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效上一有民字

自有真理

變業搖徙實不  
成功今年少之  
數改方向一文  
一武一書一畫  
乍右乍左亦若  
烹小鮮乎可笑  
可笑

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

之舊刊徒作徒誤器之大者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

則賊其澤撓擾也讀賊害也澤味之和也猶治大國而數

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治要不重

故曰治大國者老子無若烹小鮮原注治國者擾之則民

靜以治之而已治大如烹小鮮

人處疾則貴醫舊刊人以下接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

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

內無痲疽瘰癧之害增痲謂癰也山璠曰左而外無刑罰

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

傷人也舊刊無人字老子神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也

可削舊刊崇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

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

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人老子聖上有

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

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增不事利言

事欲利之則反病之山璠曰言事及利也荀子爲事利則爭貨財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

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

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

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舊刊則

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

論極奇



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老子兩上有夫字則作故工人至歸

馬六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有道之君舊刊有

十章外無怨讐於隣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讐於

隣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按外字衍內有德澤於民者孫

民作其治人事也務本本農事也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

民事務本則滛奢止作人事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

兵而內給滛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滛奢

上不事馬於戰鬥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滛物原書通滛

刊增滛靡說文疇耕治之田也蔡邕積力

於田疇舊刊於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走馬傳馬也見喻老篇老子無也字高誘曰止馬不以走

疊字有法

句法

逆順互用

於郊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朱元晦曰天下有道却走馬

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項在江西見有糞車

者方曉此語分注今本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

人君者舊刊孫本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

內暴虐則民產絕言民無恒產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

生少讀畜生字始見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之士卒盡

則軍危殆戎馬之則將馬出恐將馬誤蓋謂君所畜馬山

璠曰當作走馬如將迎通送迎可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蒲阪圓曰之恐者

取也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老子無矣字刪去所字通具上

心勝則事經絕。或曰經當作徑上文云心緣理不徑絕也。讀經常也。言事之常紀。今按事物之經理。

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

欲。謂五色聲樂衣食之類。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釋大典曰。教猶言使也。山

璠曰。平聲。魯語不教魚長。說林下。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

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

真此大罪。

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

莫大於可欲。四十六章。老子禍作罪。是以聖人不引五色。山璠曰。引猶誘也。鳳

卿曰。引下。少於字。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

謂異於飛禽也。淵鑑類函食物部。人上有凡字。不衣則不犯寒。增。物本注。唯人無羽毛。必資衣以禦

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上不屬天。謂非星辰之類。以下不著地。謂非草木之類。以腸

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讀言既不屬天地。則不得不自為存活之計也。增。列子楊朱曰。

智愚之分。在除憂與不能除憂。

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養性。任智而不恃力也。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

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

讀。飢也。增。呂子。春秋。其為飲食醜體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墨子。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則不憂矣。

眾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

也。得。當作利。下文可証。從老子子作得亦通。胥靡有免。增。賈誼傳。傳說胥靡。徐注。腐刑。索隱。晉灼曰。胥

相。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顏師古曰。言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係也。案內儲上。衛胥靡為魏襄王后治病似

當以徐。義為長。死罪時活。言可幸而免也。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

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於則。則憂則疾生。疾生

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不由法度也。妄

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嬰。繞也。疾嬰內則痛禍薄。

外痛福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舊刊疊苦痛則傷人

也主術訓。兵莫憐於志。而憐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莫邪為下。注。憐利也。

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憐於欲利老子。憐作大利。作得而次云。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有

道之君至此。四十六章。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否之反。萬理之所稽也。老子。知此兩

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曰。由。物有理也。分理不

可以相薄薄迫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以橫折。橫理者不可

稽萬物之理故得而不化舊刊。疊無常操三字。孫本批本並同此。

是以生死氣稟焉舊刊。孫本作。死生氣餽同。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

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讀。斗之所

日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恐帝誤。五帝。得之以常其位

列星得之以端其行行也。周。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孫本。御

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讀。言朝。萬國也。赤松得之以與天地統之與間

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刑。樂。道與堯舜俱智與

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以為明乎

其物宜宜而功成天地和化和化。當。作。化。和。宇內之物恃之

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

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物。恐。得之以成道譬諸若

水舊刊。諸。大凡不節則枯。渴者多飲之即死即。或。作。則。渴者適飲之則生舊刊。則作

此語可概萬物

更擊出道字

重疊排山如山雲湧出

三焉字

梁亦生病節則物皆無害世人孟惠諸

亦佳喻

節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鶴士寧曰。故下。恐脫。

曰字此段所解止。今老子不載。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

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

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刑。讀當作處其見形。增。汎論訓。蛇與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

大小可。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老子物作象。道應訓同此。增。老子視之不見。名曰

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返於無

狀。無象之象。凡理者。方圓長短。舊刊孫本。并作短長。麤靡堅脆之

分也。靡細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舊刊無物字。故理有存亡。

舊刊理上。有定字。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

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增。凌注。常。道也。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

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按謂常上。恐脫可字。二十五字。作一

氣讀。諸本常。而常者無攸易。變。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下有者字。

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舊刊有所字。增。方所無常也。

彊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翼曰。道也。下注云。指

物為。即是則非道也。不指物。亦不可道也。玄無色之色也。又云。玄虛。即無物之物實之對也。又云。周如循環無端。終

而復始也。孫本。舊刊。故曰道下。有之字。老子無也字。原注。老氏以常為至。故曰常有常無。老子有物混生。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

綱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

十有三者。者字。衍。恐具誤。原注。十有三言多也。十有三者。蒲阪圓曰。疑衍。四肢九竅。合十三也。

彊字之句奇甚

十有二字重疊而却有趣是古文妙處

呂子本生達鬱可并考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原注徒類也故

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四字可削至其死也十有二具者具猶枯骨

之徒十有三一具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當作十有二

生者固動按生而二字可削方云書盤詰云汝萬民乃不生

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

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二具者皆為死地也舊

作為死死地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按為當作之

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生愛嗇也山璠曰處恐虛按此

此甚大於兕虎之害方云此甚大於兕虎之害之八字當在下文羅網之爪角害之下

借說爪角甚妙

山海經兕出湖水之南蒼黑色爾雅曰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

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

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按不上脫故字

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

之爪角害之風露侵肌感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

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方云禮經解云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云云憎愛無度則

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

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

而萬害有原讀源同避其域塞其原則免諸害矣增凌趙注至德之人

不為種種所害以無其死地也

凡兵革者舊刊接前章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

害也萬殊宜恐宜慎

說來有理

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遊世涉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

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

備以救害增山當故曰入軍不被甲兵舊刊孫本被作避遠

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投字書致也按投虎無所錯其

爪兵無所容其刃舊刊作刀孫本作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

理也體天地之道廖文英曰相合無間曰體易文故曰無

死地焉或曰曰下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人始於生至此五十

章亦十有三下云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又容其及下云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

愛于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

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舊刊脫則事除其禍事除其

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

則其行之也不疑讀言其從事也明白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

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

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

故能勇山璠曰論語仁者必有勇蒲阪圓曰此上老子我

先下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

地不能常侈常費增老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而

况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舊刊弛作弛

雜記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國家必有文武官

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

愛寶重戰皆不

以善攝生三字  
結  
三慈字字法古  
雅

以生於慈三字  
結

與莊子水之積  
也不厚則負大  
舟也無力同句  
法  
四必有字

修用也即是儉

層出如塔勢

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

儉故能廣增舉示也。湯正路曰之字句下。恐脫故字。此章舊刊連上章非。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長短

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

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小大方圓堅脆輕

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

立權議之士知之矣讀言王公發號令必與大臣共議亦不爲天下先意權權衡之權知主之

也。增權議權謀也。係辭傳乾知大始。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舊刊於則萬

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

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按曰不敢

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議論高世欲

轉薄說去使人不覺其痕

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

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按是以二字可削老子子作故能成器長

慈於子者原注慈者不忍之謂不忍者嗇也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

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

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於戰當作以戰老子

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

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增老子天

慈救之故曰天生天之生救以其有生物之心也故曰生心聖人觀天地之心以生養爲常故窮陰散而初陽來名

之曰復可見天下之道悉往於生也故曰之生讀天生言自天生存之也生心也心上藏於字盡之生也天地以生

物爲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

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老子作保之增保寶通史記九鼎保玉按愛子至此六十七章

五慈字亦雅

三寶則慈儉與不爲天下之先

也要之退步二字可以蔽之

似秋語文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

原注。謂不矜不伐。濡弱謙下也。增。老子使我介然有知行

於大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

浦阪圓曰。外貌施文飾也。老子唯施是畏。老子注。夸張曰

施。齋之所謂徑大也者。

浦阪圓曰。言就大道求路徑也。徑反也。老子大道甚夷而民

好佳麗也。

浦阪圓曰。言好徑趨利。必務佳麗也。戰國策。宮他日佳麗好玩。漢嚴安疏。佳麗珍怪。順于耳目

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

原注。除糞也。獄訟繁

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

原注。外雖銜飾。而內實空虛也。府倉虛

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

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

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

之傷也。

有音又。或如字。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

原道訓不設智。故注巧詐也。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

曰資貨有餘。

老子作資貨。孫本同。故訓事。

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

術而效之。

讀言以智術效之也。原于禮曰。術如禮記。蛾子時術之術。增。漢隸字源。術述通用。言祖述效之

也。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

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

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

方云。上教下效。若季孫患盜是也。又云。俗

之。之字助字。如莊子厲之人。驪之姬。呂氏春秋。丹之姬。左傳。介之推是也。俗之民唱。則小盜必

和。故服文采。

原于禮曰。故下脫曰字。傳奕注。老子云。采是古文繡字。

帶利劍。厭飲食。

而資貨有餘者。

舊刊。資貨作貨資。

是之謂盜竽矣。盜竽。猶言盜兆也。老子采作絲

竽作夸。無矣字。增。楊升庵外集。老子盜竽。諸本亦皆作誇。今據韓子改作竽。韓子說。既有證。又與餘字韻叶。且韓去

老不遠。當得其真。故宜從之。雖使老子復生。不能易此字。也。柳子厚押韻。林肅翁。劉會孟。皆作誇。蓋不考之過。河上

公注。亦作誇。豈有如此低神仙乎。書之所謂至竽矣。五十三。章。

用盜字竽字混和頗妙

三字句



人無愚智原連上文今莫不有趨舍增即恬淡平安莫不

知禍福之所由來插常人得於好惡恬於淫物也而後

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

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

故曰拔至山璠曰至當作脫為是蒲阪圓曰老子善聖人

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

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謂不

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

絕身以積精為德讀言保精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

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舊刊

脩作修下同老子修下有於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

家讀脫而字山璠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老子

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

益聚舊刊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

有德者益眾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

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

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

適觀連讀方云適之言的也猶言期也息長也耗消也增

科條也息滋息之息言各順適其條以觀多少也按適恐

通字息耗消息也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

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

恬淡平安四字  
主眼在中間而  
管上下  
分恬淡平安四  
字配趣舍禍福  
妙

括一字

分說五修

身直家餘鄉長  
邦豐下普皆押  
韵風致可玩

息耗消長不能  
有所蔽

也。以道而觀則天下無不然也。

喻老 舊刊有第  
二十一字。

原注。比事連類。以明老子之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先子曰曰靜二字。遽傳不用故

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

生蟣虱。增。汎論訓注。不離體也。長楊賦。鞅蚤生。燕雀處帷

幄。猶巢也。處。而兵不歸。汎論訓作。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

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說苑云。大夫欒枝曰。地廣

狐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又莊子山木篇云。夫豐狐文

豹棲於山林。云云。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

有哉。其皮為之災也。汲冢周書周祝解云。文之美而以身

剥。山海經云。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注。蓬叢也。說苑云。蓬狐

文豹之皮。按今說苑政理篇作封。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

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為罪。舊刊。無則字。

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舊刊。無則字。虞虢是也。故曰。罪

莫大乎可欲。舊刊。于。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

之。軍敗。晉陽身死。高粱之東。高粱當時屬趙。梁一作良。音

縣西南。增。按人間訓。遂卒被分。遂卒。遂恐地。漆其首以

為洩器。洩器。虎子也。故曰。禍莫大乎不知足。舊刊。于。虞君

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

咎莫憖於欲。得邦以存。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為

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其邦不亡。身不死。按。其。恐則誤。

有則。故曰。知足之為足矣。老子作知足。楚莊王。舊刊。接。既勝狩于河雍。孫本于作於。史記。莊王十

字累句之謂也。

此篇多用古昔人事以明之。與上篇用言辭者少異。休裁亦頗異。

非慮遠者則不能保其子孫

固基依實者是千古常法世人何不思諸

衡雍而歸。蒲阪圓曰：狩字之誤。當作晉。下文及人間訓。歸作晉。高誘曰：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

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是邦之法。舊

楚。是作。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

者。瘠也。增。邦下當有法字。讀言。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

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

也。老子建抱下並有者。字。又脫世世二字。

制在己曰重。增。不制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

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也。前漢書韓安國傳注。輜謂衣車。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老子君子作聖人。按此句疑當在下

無趙矣。下傳。邦者人君之輜重也。舊刊有主父生傳其邦。讀

未薨之時。已遜其位也。史記趙武靈王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武靈王。自號主父。此離其輜重

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增。趙地。趙然已無趙矣。主父萬

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

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增。失根。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讀言君威

也。增。亦見內儲下。失則不可復得也。增。失字。當移。公失之

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鄉。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

深淵。老子無。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

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增。言為德。於下也。君見賞。臣則益之。以

為威。增。損益互文。讀言為威於下也。增。臣則字。左傳。山有木。則度之之法。損益字。荀子。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

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

罰。而人臣乘其威。增。德威皆臣自為。損。故曰邦之利器。增。邦作

首句是主

賞罰云云亦主

上節短下節長

國漢人避高帝諱改老子耳。故往往於韻不叶。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官於吳。官一作官。史記越使大夫種言而勸之伐齊以弊吳。

吳王曰。竊聞大王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越竟內士卒二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士卒受矢石。吳兵既

勝齊人於艾陵。魯哀十一年。張之於江濟。彊之於黃池。吳語吳

北征闕為深溝於齊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故。晉公午于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故

可制於五湖。齊俗訓。越王勝夫差於五湖。故曰。將欲翁之必固。張之必固。

彊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壁馬。遺原作道。誤讀道之言假道也。今從舊刊。

智伯將襲仇由。將下脫欲字。上文可衍。遺之以廣車。增仇由見說林。周禮廣車之

卒。注橫陣之車。左傳使御廣車而行。注兵車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必固。

林上。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轉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

起得簡明

起事於無形。舊刊。接上文。而要大功於天下。讀要邀同。言是謂邀而求之。

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彊也。增謂損弱當作是謂弱。老子無損字。

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外儲右。上凡茲者。行久之物。久而成績。或云一本無行

四字。旅必起於少。增旅衆也。舊刊。旅作族。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

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

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為大乎於其細也。舊刊。無二乎字。千丈之隄。

舊刊。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際之烟。焚。增。呂氏春秋。巨坊窟

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燔而焚。官焙積。人間訓。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際之烟。焚。注突。竈也。案。字

又作埃。說死。見竈直埃。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或云。日字

傍有積薪。集韻。竈窻也。行。行巡視也。孟子。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注。丹名。圭字。周人也。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增

主人翁也。古人取對。不必拘。七命。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

營匠。割其樸。伶倫均其聲。是也。

佳喻

移薪曲突。蓋原于此。

子

卷之六

二十一

收筆

遠恐達

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增。或云。遠大患也。敬。恐。警。

字。缺。

扁鵲姓秦。名越人。見蔡桓侯。山璠曰。史記新序。作齊桓公。是蒲阪。圓曰。趙本作桓侯。封人後。蔡無

桓公。蔡字誤。當作晉。七發注。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

不信。後病遺召扁鵲。鵲逃。桓侯遂死。養生論。桓公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注。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

疾。在腠理。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哲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齊無桓公。田和子有桓侯

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為舛錯。臣瓚曰。魏無桓公。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蒲阪圓曰。晉世家。烈侯

卒。子孝公。頌立。索隱云。紀年以孝公。頌為桓公。故韓子有晉桓公。因考扁鵲傳。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

曰。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然則古本。或亦載簡子事耶。秦策。扁鵲見秦武王。別是一人。津田曰。古今人表。魏惠王下

有齊桓侯注。和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曰。腠。岡子。束哲。未深考耳。理。分際也。儀禮鄭注。腠。謂皮肉之理也。又。腠理。方書。皮膚之

大凡學文章。敘事極難。議論則易。敘事之妙。在先秦以上。韓子

左傳。孟子皆尤也。說者宜三復

丁寧

句法字法

腠道。紋理也。一名玄府。謂玄微之府。氣出入升降之道路。門戶也。不治將恐深。山璠曰。將

治不病以為功。好下。脫利字。史記可徵。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

在肌膚。不治將易深。讀。易移也。舊刊。易作益。新序。復見作入。見。桓公不應。扁鵲

出桓公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

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

日。原本。脫三十二二字。今從舊刊。補之。扁鵲望桓公而還走。還。作反。新序。扁

字。桓侯故使人問之。故。特為也。扁鵲曰。疾在腠理。新序。作皮膚。湯熨

之所及也。新序。作鍼。灸。可差。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石。砭也。在腸胃

臟腑。新序。作火齊之所及也。齊。劑同。讀。言湯液也。火齊。扁鵲傳。作酒醪。在骨髓。司命

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禮。太宗伯疏。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星也。讀。屬。連綴也。司命。連綴之。言其不可解也。增。

已字遂字有力

名論

禮記注。主督察三命。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錄者。莊子。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管子。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此言司命之所生。非人力之所及。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髓痛。使人索扁鵲。春秋後語。痛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何啻古而已哉。是所和墨以注。故曰。聖人蚤從事焉。今老子。昔晉公子重耳出亡。一本脫。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舊刊有待。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事在左傳。僖。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齒寒。虞虢相救。

拈腠理字

虞鄭之扁鵲奇句

首八字是綱

四必字二則字

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

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事在僖二年。公羊傳。云

往故。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

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

亡故曰。其安易持也。讀未及其。其未兆。易謀也。六十

昔者。舊刊。接。紂為象箸。增。象箸。索隱。持略。反。周禮。六樽。有

是也。劉氏音直。虜。反。杯。箸。亦食用之器。而箕子怖。增。馬融

紂之諸父。服虔。杜預。說。庶。兄也。怖。懼也。說山。以為象箸。必

不加於土。銅。司馬遷傳。堯舜飯土簋。歡土銅。注。必將犀玉

之杯。將。用。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舊刊。無

下。折羹字。藝文類聚。淵鑑類函。杯引韓子。作必薦豹胎。增。呂氏春秋。肉之美者。旄象之約。七命。玄豹之胎。七發。豢豹

茅坤曰真老成之語

故箕子云云收上文

之胎注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王杯象箸不盛藜藿之羹必將熊膳豹胎七命髦殘象白注高誘曰髦髦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也旄象豹胎必不衣裋褐注增過秦論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徐若馬衣也一本及說林作短而食於茅屋之下說林食則褐非今按戰國策注詳論之

錦衣九車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卒終也言慮其後故今怖之

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增列女傳膏銅柱下加之炭火之刑烙歷各反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鳳卿曰此丘而大也皆夸詞也如酒池肉林亦是義酒入土中味必敗肉懸林中體疾腐雖暴人豈有此理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至如此之甚天下之惡皆歸焉人君乾乾明德勿為後世譚柄也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五十五章

勾踐舊刊接前文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趙本吳作楚讀當作

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方云據戰國策及下文語疑武王二里地引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姆野今石經諸本作牧書以備考故曰守柔曰彊越王之

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老子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之器不宜為細人用細人小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罕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

蘇文王見詈於王門讀文當作武增武王之王顏色不變

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故能殺夫差於姑

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故能殺夫差於姑

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故能殺夫差於姑

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故能殺夫差於姑

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故能殺夫差於姑

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故能殺夫差於姑

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故能殺夫差於姑

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故能殺夫差於姑

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故能殺夫差於姑

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故能殺夫差於姑

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故能殺夫差於姑

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故能殺夫差於姑

上節下故能字下節用而字以變作休

兩兩並比句句有光

欲不欲猶云貴而不貴難得之貨精神訓左傳襄十五年

載焉王壽道應訓注王壽古好書之人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周塗周道也讀豈適

周之塗歟周有先王典書故也道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

是主

時知者無常事讀言不可為典要也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

書鵠士寧曰知疑當作時淮南子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

者不藏書今子何猶負之而行舊刊猶作獨誤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

舞之淮南子舞作舞注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蒲阪曰此焚書之萌故知

者不以言談教讀言不以言為教也而慧者不以藏書筐當作以此

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讀言復是學不學故曰學不學

復歸衆人所過也老子無歸字

道德何可離之乎

夫物有常容增山璠曰左傳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因乘以導之因

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老子廣德如不動則順乎道宋

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蒲阪圓曰泰族訓注象象二

年而成豐殺莖柯殺色界切毫芒繁澤列子豐作鋒蒲阪圓曰

也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

亂紛亂也功恐巧誤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

則物之有葉者寡矣列子列上有子字地下有之生物三

巧一字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讀載事也山璠曰

德注載亦行也載物說山辨俱有据然一本作成不隨道

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

稷不能羨也羨當作美善惡對文安江信曰昌子聖人之

雖有鎡基不若待時

二而字法



人事必曰天而成

必待。豐年大禾。飯于道曰。臧獲不能惡也。舊刊臧作藏增與臧臧皆同墨

會社協力皆必有大益二則字法

子。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又云。外執無能厚吾利者。籍藏也。司馬遷書。臧獲奴婢。晉灼曰。敗敵所獲虜為奴婢。韋昭曰。羗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楊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又荀子注。方言。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論。臧穀。莊子。臧與穀。穀獲。一音之轉耳。讀惡荒也。以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愚夫易獲。茅坤曰。子分在此。比事連類。以明老子之言。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老子恃而不為也。

空。原注。竅者。神明之戶牖也。增。案解老。孔竅虛精神訓。夫音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侯也。焦氏筆乘。周禮賦其鑽空。空孔古字通用。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于

佳語

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大而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老子

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老子。牖上無於。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實謂身也。讀言中有字。知作見。人參着。舊刊。以此條併前章。

趙襄主。禮大夫。學御於王子期。增。蓋王良詳。見外儲右下。俄而與子期

逐。子一。三易馬而三後。按。此段逸。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作於。引老子語。

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此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舊刊。一於。而後可以進速致遠。荀子欲得。字。作于。

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說林訓。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矣。主術訓。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也。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

臣。夫誘道爭遠。山璠曰。誘。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

安調字眼

孫鑛曰。是精言。眇論。可通於為

學忘助之戒、心不一于此、何能成其功

臣舊刊無尚何以調於馬舊刊於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內儲上越王慮伐吳注謀也道應訓注白公將為父復讐曰思慮之方云白公

勝楚平王太子建之子也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以故怨鄭欲伐之請令尹子西子西許而未為發兵楚惠王八年晉伐鄭鄭人告急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怒乃遂慮亂故鄭人聞之懼白願之忘其意志如是將何為忘

報讐報讐猶柱也倒杖而策銳貫顛策猶柱也顛願同血流至於地而不知舊刊

於作于淮南鄭人間之曰間間謀也願之忘將何為忘哉增列于淮

徒畜遠大而忘近微何能成大事

南子作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不忘

遺在近也老子遠下無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讀言不能並

智故曰不行而知能并視智知通增鄒陽書公聽竝觀注并觀言無偏也故曰不

見而明老子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資言天用萬物

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井子章曰趙襄王至此為一章

並并字眼

楚莊王舊刊接前文莊王穆蒞政二年無令發無政為也

倒句法讀言不增呂子重言右司馬作成公賈御坐而與王隱讀御

隱隱語也增隱呂子作讒於謹反廋語史注謂隱藏其意也齊東野語云古所謂廋辭即今隱語而俗所謂謎也

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阜翅押韻舊刊作翅謂鼓翅也山璠曰呂子作動

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鳴聲名押韻讀王曰三年

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

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讀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

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

治舉兵誅齊誅恐敗之徐州增齊策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注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

州吳云徐詞余反龙氏作舒說文作郟蒲阪園曰莊王六年伐宋十二年滅舒此云誅齊敗徐州乃威王事傳聞之

也謬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小害善

語勢雅渾

用數字者四

害字衍。安江信曰。為小事不害善道。故有大名。不奮見示。

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見劉向新序。老子聞而不聞之謂希。後漢

書郎顛傳。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注。聲震字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

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舊刊。臣下有愚字。增。諸本無愚字。鳳卿曰。之智字倒。山云。越世家齊

天下之紛。何物不如目乎。故君子慎之。智之如目。奇語。

能使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

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躑為盜於境內。而更不能禁。此

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增。言過。於越也。而欲伐越。無而

非。此智之如目也。增。荀子議兵注。引云。楚王欲伐越。莊子

敗於齊晉。莊躑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莊躑初為盜。後為楚將。越世家。齊使者說越王曰。

吾不費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日論也。蒲阪圓曰。案任昉代齊

明帝表。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注。引云。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見

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睫。呂氏介立注。莊躑。楚威王之時。大盜也。則去莊王遠矣。兵敗秦晉。喪地數百里。莊王次無

此事。楊倞所見本。作楚王。近是莊子。蓋莊周。此作杜子。亦誤。樂書。莊躑起。楚分而為四。參。索隱。躑。其略反。楚將之名。

楊升庵外集。引此章。全與今本同。而云。漢西南夷傳。莊躑者。楚莊王之苗裔也。以其眾王滇。去莊王時。百年。此又一

莊躑也。楊氏承誤。分莊躑為二人。其失考也。王乃止。故智之難。不在見人在自

見。茅坤曰。此確言。是人主之通患。知之。則為莊王。王之自反。不知則為夫差之蓋威。以好勝。故曰。自見

之謂明。見者明。子夏。舊刊別。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

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

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

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臞。少肉也。志固在於道。然欲亦引於物。物衆而志孤。其數難勝。

胸中之戰。誰能勝之。非能自勉。勵刺苦。決不可得之。

故肥故臞句法。俊勁。

是以臞也。見新序禮書。增精神。訓注精神內守。無所思慮。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彊。

離間之策亦實可懼。雖然曰文王亦有此舉者。其矣。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山璠曰。竹書紀年。帝辛四十年。王使膠鬲求玉于周。拾遺記云。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文王不予。費仲原注。紂佞臣。來求。

因予之。內儲說下。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間。紂而亂其心。是膠鬲賢而費仲

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

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

不愛其資。字見。雖知大迷。舊刊。大作太。老子同。讀不。是謂

要妙。老子二十七章。增。呂氏春秋。紂使膠鬲來間師。至之日。武王與之期。日。犯雨而進。恐其違期。而紂殺膠鬲也。聖人之愛賢者如此。豈有拒玉版以間之哉。管子亦曰。

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

之議合。而得成其天下。此湯之陰謀也。朱長春曰。史以陰

貴之也。愛之也。句法。雖知大迷。此千古通病。凡以賢明自許。不知處事之方者。皆迷之徒也。

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案此章亦爾。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六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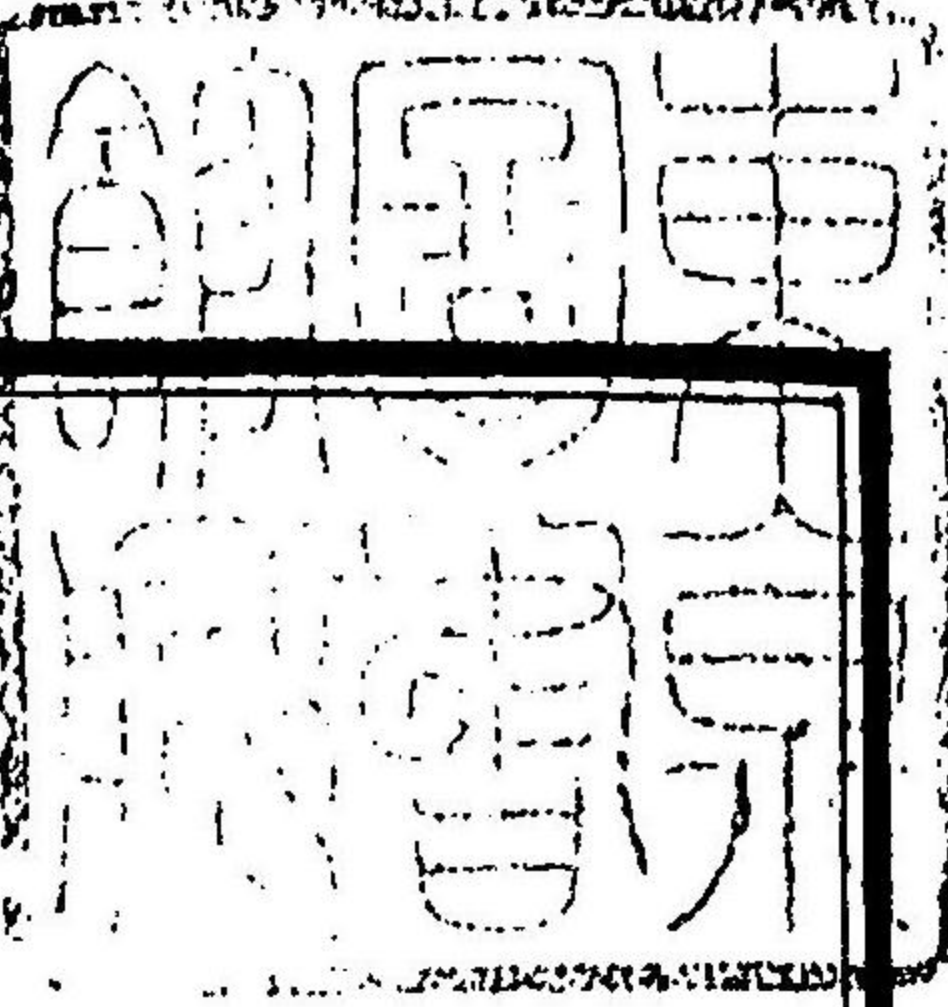
評釋  
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四

13  
10  
17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冊	七 號	六 架	三 函	子 解 類
				和 書 門



評釋韓非子全書卷之七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說林舊刊有上第  
二十二字。

原注。說文。說誘也。以言諭人使從已也。戰國之時以遊說相高。故韓子採而成篇。名曰說林。則說亦多術而不苦貧矣。繼株美擗。互見迭出。斧斤入之。而皆可材也。按唐時已有上下篇。索隱廣說諸事。其多如林。故曰說林。○舊刊。割喻老篇。置此卷首。分說林下篇。以系卷第八。不知何據。

湯以伐桀讀以已同增精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

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

君而欲傳惡聲於子。增言將歸不義之名於子也。故讓天下於子。務光

因自投於河。精神訓注。因下。有抱石字。列子。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田善卷而不失天下。與此章共

虛妄之甚

此節固齊東野人之語。亦甚於伊尹以割烹要湯。堯北面朝舜。而說士所引用。收以存焉。二而字。二因字。二乃字。幹旋有。

韓非子全書卷之七

妙計

秦武王惠文王子名蕩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鳳御曰為

行事行人也。僕大僕也。言令就二官擇其所於恐倒讀

欲也。增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注使事也。孟卯曰紀齒

卯索隱魏將譙周曰孟卯也外儲左下作昭卯。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

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讀言以公為使也公佩僕壘始皇紀注蔡邕曰印信也

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因封壘左傳曰季武子壘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壘也。而為行事是

兼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商謂宋國也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讀

問客何如也。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已當則視子猶發風之

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

曰舊刊謂君已見孔子舊刊君作已重復孔子二字亦將

視子舊刊作視之增猶發風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一語起姤片言取嫉天下事多如此。猶發風也。妙以渠語制渠言語之良法。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惠王武侯子名蓋將復立於天子原注更置也韓策作

魏王無惠字。將復天子無立於字。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策聽下大國惡

有天子小國利之韓策彭作房鄭作韓小國上有而字言小國使事周君與大不聽

魏焉能與小立之舊君上有若字韓策大下小下並有國字蒲坂圓云吳注大事記案韓非子云

云戰國策所載與此同。以白里為九重姚同今重所謂

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為天子也。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增春秋莊三十一年冬狄伐邢

誤。鮑叔曰太蚤邢不亡增邢不亡退晉不

晉不敵齊不重增有勢且夫持危之功增荀子注不如存

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句屬待邢亡

而復存之其名實美先子云桓公乃弗救實字衍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邊境子胥曰上索我者讀上以我有

太蚤二字主眼。不字疊用自有文采。晚字對蚤字。分用名實字。



其欺有道

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增。史

王七年。伍員奔吳。吳越春秋曰：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

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又燕策

張且誑燕境吏。語與此同。而子取吞之。下云：燕王必當殺

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

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救之。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舊刊。按前章。增。齊景公三年。慶

封奔魯。遂奔吳。詳載左襄二十

八年。其族人曰：晉近矣，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

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讀。雖更遠。其

可以安乎。言危也。山璠曰：說苑說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弗予。魏宣子弗予。宜策。任章曰。策作趙。魏

何故不子。宣子曰：無故請地。策作故弗予。任章曰：無故

索地，隣國必恐，彼重欲無厭。重。積也。策注。重猶天下必懼

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策。驕。下別隣邦必懼而相親

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舊刊。氏作

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增。吳注

云：此豈蕪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子之言。出於此。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君不如與之

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惜。當作措。舊刊。措作

舍此而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讀。質。質的也。增。已見存

不為也。來伐之資。吳注。與之以地。猶質也。皆非。方云：質。兵樞也。言

君何舍以天下相懼之眾，圖智氏之計，而獨以其國為智

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說。舊刊。說因索地

於趙弗與。策。弗。上更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

策上之作於字。下之下有於字。智氏自亡。讀。獨亡也。策作遂

驕字，字眼

亦老子所謂欲張翁之意

悅舍驕

洵然洵然

此處更察機之良軌

三字句古雅

亦自真理

妄曰饑名兵名招疾名兵勞名兵亂名兵君築臺三年今

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

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舊刊輟作輒非是柯維騏曰任安善於揣齊而不善為秦謀止

其役而休之不猶愈乎恒按注齊恐楚之誤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方云戰國策無孫南二字亦有異同荆大

說山璠曰宋策作荆王大說勝許救之甚歡讀言與臧孫歡也爾與上大說意重又見魏文侯

借道於趙條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

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於大齊舊刊患作惡諸

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乃猶齊既也

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莊冲虛曰荆本無救宋之情悅而許之以堅其守使齊宋

而荆救不至收東千金

臧孫子可謂活眼

言釋

卷之七

三

君過矣一句先立其說

句法

俱斃而已收漁人之功卒之齊拔五城荆救不至孫子之言是其驗矣

魏文侯借道於趙文侯魏桓子孫名斯而攻中山趙肅侯增與魏文不相當當

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

魏拔中山孫本拔作攻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

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與使者歡也彼將知

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郭子玄曰

越人之國以攻雖戰勝攻取必不能得尺寸之地范睢祖此為秦獲遠交近攻而一天下也有由矣

鷓夷子皮事田成子方云鷓夷子皮范蠡田成子田常也田成子去齊走而

之燕鷓夷子皮負傳而從原注傳信也以繒帛為之出入關合信案師古曰傳合過所也

方云周禮地官司關云凡所達貨財則以節傳出之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二出入關合之乃得適謂之傳古

子釋卷之七

今注程雅雅問曰。凡傳者何也。答曰。凡傳皆以木為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也。如今至望邑。方云。周語云。豈有寓望。注。境界之上。有之過所。寄寓之舍。候望之人。風俗通云。春秋國

奇話奇策文亦

奇勁

謂今亭也。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

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方云。負行者。兩喙相銜。而負。故曰相。不上更有子字。人

必以我為神君也。舊刊。人下無必字也。下有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十八

字。方云。管子水地篇云。上下無時謂之神。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此涸澤

之精也。涸川之精也。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案涸澤有是神。此涸川水之精也。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案涸澤有是神

焉。固人之所服也。故常蛇因伴為之也。當今子美而我惡。時有斯語。而繪炙人口。故子皮曰。不聞乎。

以子為我上客。以子為上客。云云。言子居我上。則子千乘之君。而我千乘之臣也。子為我下。則子萬

乘之卿。而我萬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使令之人。萬乘

事有以常成者。反常而成。以常成之謂經。反常而成之謂權。權經之道。洵難矣。

不明之則不足。以處于亂世也。

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讀。言人為上客。則吾僅千乘之君也。子為使者。則吾尚萬乘之

卿也。子為舍人。則吾適萬乘之君也。增。齊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注。始皇紀注。主廐內小吏。或曰。侍從賓客者。吳注。顏師古云。親近左右之通稱。遂以為私屬官號。

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增。君恐父字。逆旅之父見下。待之甚敬。因獻酒肉。增云。春秋末

者有三人。其一楚賢人。說死臣術。鵠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是也。其二齊姦商。詭稱范蠡變姓名者。大史公列之貨殖。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鵠夷子皮。得成其難。注。殺簡公之難。

又墨子云。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晏子止之。孔子乃忿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是也。史記。索隱引韓子云。蓋范蠡也。蒲坂圓曰。闕止之難。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止之。曰。需事之賊也。遂殺簡公。

立平公。此後八年。越滅吳。范蠡乃去越。其時田常既奪齊。孰與為難。而有出亡之事乎。且范蠡賢者。報吳霸越。業已足矣。何故更黨篡弒之賊。以求顯乎。索隱未之考耳。原子禮曰。范蠡之隱。不可蹤跡。越王邑之干會稽。猶晉文之封介山。子推也。國語云。蠡之去。浮五湖。莫知其所。終極是為得實。如史記所云。在齊居陶。事跡淺顯。越之君臣。有置而

不問哉。廣輿記洞庭包山有蠡宅。鳳陽府蒙城有蠡冢。並可以証。林希逸曰。致士先從隗始。却似此等意見。世假借重以售姦。多倣此。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王恐王字。見左傳。或云土

人。增。東周策。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吳注。姚云。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主人。韓非文同。問其巷人。

策無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字是。

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策作誦詩。策更有曰。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策注。小雅北山詩。普徧率循也。增。毛詩普

作溥傳也。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

為之客哉。策作今周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也。策無君使

出之。策使下有吏字。又見難一及。內儲下方云。出之於獄也。

韓宣王謂膠留曰。韓策注。膠留。韓人。吳注。膠居尤反。漢有膠氏。通鑑大事記作膠。吾欲兩

六卿則不商而已。

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

用。田成闕止。策無兩字。闕作監。簡公當作齊。上下可推例。而簡公殺

事在哀。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策注。大事記。魏惠後十二年。張

儀相魏。魏不事秦。秦以公孫衍代相。儀留魏四歲。後說襄

王。久之乃去。二人更迭用。衍相儀留。猶兩用也。魏亡河西

地。大概言之。不必兩人為相時也。大事記。魏惠後五年。以

少梁與秦。引此策云。秦至此盡得河西地。則犀首張儀之

力。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策者下。寡力

者。借外權。原作小權。今從舊。神駒竝作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策有

黨。上有其字。驕主作擅其主。有外為交。以削地。策有作或。削則王之國

危矣。策危上。有必字。紹績昧。增。希姓。錄收此。醉寐而亡。其喪。舊刊作喪。增。喪古文。宋君曰。醉足以

亡。衰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詰曰。今見。酒詰。毋彝酒。彝酒

內而樹私黨。外而借外權。姦臣常應其害。尤深矣。

醉而亡身。喪國者。可嘆也。其用武。用才。或為姦臣所欺。以喪其

國者亦醉之屬也

者常酒也。者字舊刊在。上彝酒下。非。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增齊桓九年伐山戎。至孤竹而還。地理志在令

支縣。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

馬而隨之。遂得道。絕句。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

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僅有水。增言蟻封高一寸。則乃其下深。必得水也。乃

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金仁山論語注。而猶與字。古者兩事

相兼者。以而字中。通之。增蒙。至其所不知。不難帥於老馬

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杜陵詩古

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韓退之曰：聖賢之能多。蟻馬之智專。

有猷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舊刊。操作。棟。誤。諸本。楚策。並同。

中射之士。策注。射人之在中者。方云。史記。陳軫傳云。中謝索隱曰。謂

待御之官也。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

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

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

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策無此。五字。夫殺無罪之

臣。策。夫。作王。而明人之欺王也。讀言暴王之見。欺也。策無也字。不如釋臣。策無此。四

字。王乃不殺。策注。吳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而方士盛。楚臣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

此術。蔓衍。漫溢。不獨燕齊然也。

田駟欺鄒君。田駟見趙策。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

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眡其一目。舊刊。眡作眡。字。與眡。眡同。增山

璠曰：一本注。眡訖洽反。與眡同。眡也。案列子。矢來注。眸子

而眡不眡。注。眡本作眡。目瞬也。蒲坂。圓曰。言詐塞其目。如

眡也。方云。眡音接。同。瞬。接其偏目也。或曰。音夾。與眡同。偏

目。視人。蓋當時侮謾人之狀。如今戲啞人者。撮張偏目而

句法促處。此古體妙處。

善。譏東方朔所師乎。

天下皆田駟。其欺固不足怒。而甘受其欺。亦可

望視矣。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昧君奚為不

殺君曰。不能勿昧。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

乃不殺與上節同法。

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然猶瞽之不能無昧

目也。不獨誑鄒君也。

魯穆公元公子名顯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原注兩宦

增趙本史黎鉏犁鉏曰舊刊犁作犁增內儲下黎且假人於越而

救溺于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舊刊游作遊言游泳水中也方云游遊通難勢

篇云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失火而取水於海海

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疆而

齊近魯患其不救乎山璠曰見難勢用人方云患恐恐字之誤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讀嚴遂韓臣并子章曰有缺文蒲坂

悉取法于此可懼可慎

字仲馮沮曰增東周策作馮且鮑注作睢失考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讀

傀韓臣君韓君方云韓傀韓相俠劉辰翁曰殺韓傀不如行賊於韓傀誣嚴

計術西周策注殺則君必以為嚴氏也而助賊於嚴氏則

兩斃矣增國策嚴氏為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

四日載以乘車四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

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

之乃與此條意互相發山璠曰此事內儲下韓烈侯策及

刺客傳所載各有異同吳注大事記案史記韓世家烈侯

三年聶政殺俠累十三年卒于文侯立十年卒于哀侯立

六年韓嚴弑哀侯二事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

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刺客

傳誤策云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

哀侯又云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與君許異蹴哀侯而

冷語欺君術之尤至者

若山。山堅乃韓嚴若山乃懿侯也。增。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為一。司馬遷兩存不決。故温公與劉道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大事記注考之未盡。且史記年表世家兩書韓嚴。是韓政之事。乃嚴遂而弑哀侯者乃韓嚴。通鑑書嚴遂弑哀侯大事記因之不改。當從史書韓嚴綱目書廢遂。下注。哀侯以韓傀為相。而愛韓遂。二人相害。遂刺傀於朝。併中哀侯。亦仍誤也。內儲下所載。與策同。史策及韓子並云。哀侯策注。臆斷改作烈侯。非也。韓世家烈侯三年。當作哀侯七年。韓策許異。懿哀侯又云。哀侯為君。皆當作懿侯。則與諸書合矣。韓嚴韓嚴遂。韓遂一人。蓋姓嚴名遂。韓人也。吳氏分為二人。誤。韓山堅陽堅。陽堅亦一人。豎當作堅。形之誤也。蓋姓陽名堅。或名山堅。亦韓人也。與東周潛通謀。且助韓之嚴遂。為內應。以殺哀侯者。刺客傳不載。陽堅事者。蓋欲舉聶政。獨身直往。刺國君及相。以見其勇耳。吳氏亦考未盡。

張譴相韓

增。張良傳。索隱。韓有張譴。張去疾。恐非張良之先。

病將死。公乘無正

秦官

見漢百官志。增。公乘姓也。魏文侯臣。有公乘不仁。見說苑善說篇。

懷三十金

也。路之

而問其

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

增。一本作韓。王自問為是。

若子死。將誰使代子

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

晉語楊食我。朱庠音祥。史切。

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為魏將

高誘曰。文公之將。

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

烹其子而遺之羹

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

堵師贊曰

策作觀斯贊。注。魏人姚云。後語作堵師。案左傳堵師段。宋共公子石。食采於堵。其後可師。號堵

是則正說。不必巧言譏間

師。後因氏焉。又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有堵汝父。增。堵師比。堵汝父。並見左傳。

樂羊以我故

策。我有之。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對曰。其子而食之。

且誰不食

且。策。樂羊

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又見人

孟孫獵得麋

人間訓注。魯大夫。淮南子獵下有而字。

使秦西巴載之

持歸其母。隨之而啼

間訓。作麋母。

秦西巴弗忍而與之。有縱字。

孟孫歸至

至來也。淮南子無至字。

而求麋

淮南子麋下有安在字。迂評連上文。

答曰。余不忍

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

人間訓。復召以為其子

疑其心三字下得精妙

亦至正論、  
巧詐不如拙、古  
今誠多此類、

巨眼可喜、

見機而作、宜若  
此、  
用必字轉去、

傳增說苑貴德其御曰人間訓曩將罪之今自以為子傳

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魔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

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又見呂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

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

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恒按是也之也恐為利也吳疆

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

之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舊刊無而字怖以為象箸為不盛羹

於土簋舊刊無為字或云則必犀玉之盃玉盃象箸此文

六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

舍茅次之下增短當作短荀子衣則豎褐不完注僅豎之

列子朕衣則短褐釋文短音豎方言複襦也說文粗衣也

又敝布襦也又襜褕短者曰短褕有作短褐者誤又墨子

舍其文綉鄰有短褐而欲竊之宋策隣有短褐注豎使之

短方云貨殖傳用短字董彥遠洪慶善皆辨古無短褐字

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論漢書

作短文選則用下管切是唐儒兩用之故少陵以長纓為

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語皆傳寫之誤或云國策短

一作短史記士不得短褐司馬貞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

字韋肅云當作短襦也又淮南子巫馬期統衣短褐高誘

無說未必皆傳寫之訛柳子厚亦嘗用之安知韓公之必

不然乎兩存以俟智者圓云作短誤齊俗訓必有營履跣

躄短褐不完者高誘注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則必錦衣九

聖人云云評斷  
之語

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增言不足以聖

人見微以知萌山璠曰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或云

行知天下之不足也舊刊無之字



亦一良法

一人唱萬人和  
和而未知是非  
遂使天下陷不  
可救者亦失日  
之徒也

此之謂拙用多  
也

周公且已勝殷將攻商益增。墨子周公且非關叔。辭三公。東居於商益。豈商奄耶。孟子周

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注。東方無道之國。辛公申曰。山璠曰。左傳昔周辛公之為太史也。注周武王太史

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益服

矣。通雅劉敞云。九彝在徐州莒魯之間。馮厚齊以朝鮮東彝九種非也。

紂為長夜之飲悞以失日讀言恐以長夜飲而忘日。數也。蓋紂猶知之悞悞通。問其

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舊刊。使下有人字。箕子謂其徒曰為

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

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增。凌趙注。辭以醉者懼獨醒也。

魯人身善織屨方云。事文要言屨作履。妻善織縞而徒於越舊刊。徒上有欲

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屨之也而越人

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不用之國

欲無窮其可得乎。欲下一有使字非。說山訓莊子並載。

陳軫貴於魏王增。魏策田需。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

即生增。微逗。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喻軫遊諸侯皆合。然使十

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矣舊刊。作至。策同此。夫舊刊。無此字。策作故。

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策而上。有然字。樹

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

危矣。與孟子天下易生之物章相類。

魯季孫新弒其君增。經世書曰。三桓作難弒其君哀公。吳起仕焉或謂起曰

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血已血而血已血而血已血而土

讀。血死血也。灰死血色變似灰也。炭亦言之。灰。古語。炭灰者血着土久而成黑色也。山璠曰。字書。血。女六反。刃傷也。又

與。血。同。六書故。兵敗者被血。謂之敗血。方云。後漢書。段熲傳。注。傷敗曰。血。廣雅。釋言云。縮也。愚謂。皮肉縮。臍而虧。挫

即生即生又生  
即無生楊樹字  
有味

始血已知其灰也。反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李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音脚。反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李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音脚。反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李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

也。反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李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音脚。反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李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音脚。反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李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

起因去之晉。未詳。此章。隰斯彌。增齊大夫。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增物趙作。賜時則訓。賜月音。賜月。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增言斧折。數處陳風。斧以斯之。爾。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雅斯離也。離猶經也。

山璠曰。數讀為促。難二。吾。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列子。周諺有言曰。察見淵魚者不祥。吳王夫田子將有大事。增言有棄。齊之志也。事大而我示之知微。增趙本作將。有事事大而

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莊子山木。楊子之宋。宿於逆旅。列子。黃帝過下。無於字。之下有於字。旅下更有逆旅人三字。楊子名朱。字子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列子。一人美其一。人惡八字。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讀父。老人言主人也。子。答曰。列子。答曰。美者自美。列子。上其字。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列子。上其字。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莊子。列子。曰。弟子。行賢而去自賢之心。莊子。列子。行。焉往而不美。莊子。列子。並作。不愛哉。莊子。楊字皆作。陽。山璠曰。老子。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增。汜論訓。為。人婦而出。常也。其為居幸也。汜論訓。有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其子。

人之毀家亡身者。誰不自賢以取禍乎。噫。

我必危矣。一句有力。

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莊子山木。楊子之宋。宿於逆旅。列子。黃帝過下。無於字。之下有於字。旅下更有逆旅人三字。楊子名朱。字子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列子。一人美其一。人惡八字。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讀父。老人言主人也。子。答曰。列子。答曰。美者自美。列子。上其字。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列子。上其字。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莊子。列子。曰。弟子。行賢而去自賢之心。莊子。列子。行。焉往而不美。莊子。列子。並作。不愛哉。莊子。楊字皆作。陽。山璠曰。老子。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增。汜論訓。為。人婦而出。常也。其為居幸也。汜論訓。有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其子。

嫁之而失其音背其志可嘆之極也處官而貪賄自敗者亦可嘆欲安天下之民而駭之攬之者亦何與之異乎

善見機

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舊刊無自

是陪其所以嫁舊刊陪作倍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

其益富增自知以富為智也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增汎論訓其父不自

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悖哉呂氏遇人有人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

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此令其女常外藏姑姑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注

作異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為已謀者以為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

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

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

言罪我增管子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

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來問中山君因索而罪之陳深曰與西門豹鄭子陽事同呂子觀世及新序節士列子事

可並攷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

所以為則異飯氏曰以下合公孫友自別而尊百里作友

是增未見所出其薦百里賢乃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

其所以自刑之為則異舊刊無以字非惠子曰舊刊惠作慧增希

惠通惠山藩曰往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

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增田伯鼎

事未聞

說林下

舊刊割下篇系第八卷首有第二十二三字

增凌趙題注近本皆自蟲有虺起今据宋板增定凡十六條舊刊同

善喻天下之事大体如此迹同而志异者比比皆然

伯樂教二人相蹏馬莊子馬蹄怒則分背相蹏牛馬類以足彈擊謂之蹏增漢武帝詔馬或奔

也伯樂音博勞相共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蹏馬讀言就馬群指

命之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二撫其尻而馬不蹏循撫也撫猶擊也

此自以為失相此斥相馬者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

也踳肩而腫膝增踳肩短肩也音倭踳痿通夫蹏馬也者舉後而任前

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原注腫膝言無力不能任也前有任之者後有舉之者任者無

力則舉者無功也子巧於相蹏馬而拙於任腫膝任相訛上文可証夫事

有所必歸夫原作大今從舊刊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方云婦猶委也凡事雖有

所可必委而勢不可則不能也故腫膝則雖蹏馬不能蹏也言勢不可則雖賢者不能用才也智者之所

獨知也原連上文置猿於柙中柙檻也俶真訓置猿檻中則與豚同故勢不

便非所以逞能也逞當作程課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文子衛大夫公孫彌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曾子不起而

延於坐席延進引也魯語相延食鼈注延進也云云正身於輿正位東宮之正見字曲禮為人子者居不主輿疏云主猶坐也正身猶尸

坐也尸訓主則是正身於輿者曲禮主輿是也言就上位也云

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

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侮

命也山璠曰命當作幸字又作幸因誤作命蒲坂圓曰曾子雖浩浩驕富貴豈至傲慢若此曲說御覽母作不

暴人作愚人文子見大戴禮

鳥有翩翩者原注翩翩音周孫本音陶字典引此作周注一作翾金谷世雄曰潛確類書引禽經曰

鷓鴣之信不如雁周周之智不如鴻引韓子作周周引阮嗣宗詩云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蛩蛩負屨以求美草言鳥

獸尚知相依也据此周周益蛩蛩距虛之類二鳥相比而飲于河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

此亦一理

以投崇決大事以輿論定大典者非全所知也

知者所獨知何可勝數乎然而世之口公論眾評者多非至微不至精之論也彼

一句判得明了

亦求助之意

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世雄曰言使一鳥得飲也一人之

所有飲不足者讀飲不足不足以飲也言不能以飲也迂

而沾身乃自銜不可不索其羽也世雄曰言求銜其羽者

其沾羽吸之也以喻事待眾助以成也

圓云阮籍詠懷詩周周尚銜羽蚤蚤亦念飢注引此文

翻作周重首作首重銜其羽無其字不可下有以字也

矣作

鱣似蛇顏氏家訓書證說鱣畫事甚詳可考蠶似蠋爾雅釋蟲軌鳥蠋注大

與蜀同蟲狀似蠶墳首睥目色多青增管子欲小則化如

蠶蠋注藿中蟲說林訓今鯽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

愛憎異又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

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責楚策責諸懷錐刀注孟責專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

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

上用者惑也增其言如弁下而用實高上即相駑馬類惑

相濟也周書周史所記之書讀下言言卑俗之言非君上

之所用也按惑字可削

桓赫曰刻削之道增疑杜赫見國策方云刻削為偶人也

也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

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者也讀不則事寡敗

也也

崇侯惡來知不遇紂之誅也舊刊過作適一作遇姦劫適

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

為文

事必存餘地亦  
自此意  
復字字眼

用緩急字錯綜

真個明理之語

比于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言兩知之也。

宋太宰貴而主斷李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

太宰三坐乎。蒲坂圓曰二坐宋君太宰李子同坐也齊策張儀因與公孫衍參坐於衛君之前注二人

合坐今按新進獨不然將不免。王孫賈與其媚於說太宰必疑間已。與寧媚於寵之謂李子因

說以貴主而輕國。讀言大夫也增謂宋君貴主媚宋君輕國諂太宰然後可三坐也。

揚朱之弟揚布。列子弟下有日字。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

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列子而上有迎字。揚布怒將擊之。列子擊作

同。楊朱曰子母擊也。列子母作無也作矣。子亦猶是。列子有也字。使女

狗白而往。舊刊使上有曩者字。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列子

無子字。陳深曰以素出以汚入狗且惡之况於人乎。

惠子曰弄執鞅。通雅云帝嚳之臣有窮之君俱曰弄以射名并子章曰鞅當作鞅決以莫為藉故或從

事固如此故君子必以信于朋友鄉黨為先務人未信而妄成意行者未嘗有之

華歆山璠曰當作扶扶決同鉤弦也增東京賦注。持扞扞

謂之遂。一物三名增字或作捍內則注捍拾也。可以捍弦

又作鈞管子弛弓脫鈞注所以扞弦楚策吳注拾捍關

機。山璠曰關貫通增彎。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增厚道

號之弓注張也。又尸子鴻鵠在上扞弓矍矍若發若否。問

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記也。欲鴻鵠之心切也。山璠曰呂子

貴卒管仲扞弓又壅塞因扞弓射之。慈母入室閉戶故曰

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言恐誤中。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飯氏曰以誤下同。其無水

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

富之涯乎。山璠曰而亡屬下。蒲坂圓曰范睢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

乃也。恒按亡如字。

涯哉涯哉涯能成無涯此理味者不知

宋之富賈有監止于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

毀之負其百金讀負債也而理其毀瑕得十鎰焉事有舉之而

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上有字管下十二字十四字句負

之時也言得時義也增言舉事者或有始敗而終利者人見其始敗乃以無舉者為賢不知此乃愚慧如監

止者負百金得十鎰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眾駟妬之因曰臣能擿鹿見王舊刊擿作

擿今按擿當作擿謂生絲繫箭以射飛鳥也說文擿旁擊也又與擊通莊子可証增旁擊也於義不通山璠曰當作

微子虛賦微執受訕飯子道曰山氏意蓋謂臣能微獲王鹿王乃御車使之微鹿而不能及故此人代而御之

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眾駟妬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疆增言晉必救陳與楚戰也不可不

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

借鹿以進是良策

善諭之道

陳南門之外并子章曰廬凶居也廬猶居也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

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輕已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山璠曰越

語范蠡曰夫十年謀之而一朝棄之其可乎已指句踐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民家也家人藏其皮

冠懼許由之盜之也讀言為許由韞藏之也并子章曰以許由為藏其皮冠並迂夫棄天下而家

人藏其皮冠是知許由者也言家人恐許由盜其皮冠預藏之於韞是知其為

讓天下之人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美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

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若汝也增臘祭名秦紀正義十二月臘日也廬蓋反按不患之不似

而茅之燥耳陳深曰考班志說林原有上下篇自伯樂教二人相隄馬至此何氏本已失晚得與

郡張先生本悉照補入仍依何氏本合為一篇補一十六章御覽作蠅茅包屍物增燥恐燥字誤飯子道曰耳字語

根據始安

助東周策夫鼎者非效壺醢醬醢醬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

嘬其母而食之增嘬苦怪反孟子注相與食殺穢懼人乃弗

殺人視其不肥而不用之於祭也莊子濡需者豕蟲是也擇疏鬻自以為廣官大困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

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且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蟲有虺者原舊注或作虺增山璠曰韻會虺字注引爾雅

首韓非子曰蟲有蠃者一身兩口爾雅諸書蠃蝻名蠃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檢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字蒲坂

圓曰字書虺胡恢切與蠃音近注增一身兩口爭相齧也

璠曰爾雅翼引此一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本爭下有食字勝

國者皆虺類也

宮有聖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聖之地無當則寡

非矣

公子糾將為亂原連上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

樂視不見增心不在焉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事在莊九年

公孫弘增中山策司馬喜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

秦昭王者即此人與漢平津為增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

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方云傲夷俗故也公孫弘曰我

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不以斷頸為意也我將謂子何周南之

戰增周南戰伊闕也史記韓僖王二年使公孫喜死焉

實其斷頸之言也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左傳僖

年疏貫罪也增大誓商惡貫盈左遂去之或曰勿之矣舊

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注猶習也今補之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讀言殺我

乃字一轉

二句用紀事結



善知機

也。遂去之。舊刊無之字。故曰物之幾者。原注。幾。危也。非所靡也。原注。靡。隨也。

也。山璠曰。幾。讀如見幾而作之幾。靡。讀為羈。靡之靡。鳳卿云。漸靡之靡。言可速也。增注迂。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導。道通言也。廖文。英曰。盜虛名曰釣。

案。言誰能說破子西何以獲此高名也。一曰釣當子貢曰。作釣。平也。謂適當之名也。讀言導之使其釣名也。

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子貢語子西之為人也。孔子曰。左傳。子西性不疑人也。

寬哉。讀言不寬也。字通曰。不被於利。繫哉。山璠曰。寬。繫當。易地。湯正路云。

二哉句。讀言不被於利。不得謂之潔也。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日。

疑衍。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實孔子之言也。故曰直於行。

者曲於欲。讀言逆人情也。鳳卿曰。為物欲。所曲。案此節不可解。恐有脫語。

晉中行文子出亡。見說苑權謀篇。文有異同。史記。過於縣。晉定二十二年。荀寅出奔齊。

邑從者曰。此畜夫。管子君臣有吏畜夫字。讀據此。畜夫官。始春秋時蒲坂圓曰。魏策使其舍人為。

見者畜夫。吳注。書注。主幣之官。秦制。卿有畜夫。職獄訟。收賦稅。漢有虎圈畜夫。所職不同。皆小臣之名。公之

故人。讀呼主人為公。迺春秋未諛語。比大夫於諸侯者。其原蓋本於楚縣尹曰公。增左傳。鄭伯有居窟室朝者。

日。公焉在。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說苑奚作。胡舍作焉。文子

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說苑作。吾好佩。此人遺我玉。

環。是振我過者也。振。舉也。方云。舉而極之也。振。救也。荀子。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上當有不

字。說苑作。是不非吾過。家語。辨政。王以求容於我者。家語注。作。是不振吾過者也。二字。恐衍。

王注。作。自容於我者。也。者。下脫也。字。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

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猷之。其君矣。

周趨謂宮他曰。原注。魏人魏策。作周肖。注。疑。即霄。東周策。高注。宮他。周臣。為我謂齊王

曰。策作。子。為肖。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策以齊以下十一字。作肖。願為外臣。令齊

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策。是示齊輕也。注。趨。魏臣。而假重於外。是示齊

善察如此。而後可以立于世。雖然。遂陷逆其詐。應不信。則其不可也。

果字法。

全策

以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策作夫齊之重也。

者以害有魏者。讀言為力能制魏者所怨也。增。西周策注。有謂得其意。楚策。韓公叔有齊魏。注得二國之援也。公

不如曰。策注。令趨齊。以此說齊。以王之所欲行。臣請以魏聽王齊王

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策公不如。至此二十七字。作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欲

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者齊也。策無也字。因以有齊魏也。齊恐行。策

作以齊有魏也。亦通。

白圭謂宋令尹曰。讀宋無令尹官。而下云令荆賀君之孝也。則恐楚令尹奔而仕宋者。增。適他國

而稱故國官非理也。令字誤。當作大。宋策作大尹。吳注。左傳哀十九年。宋景公卒。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杜

注。近官有寵者。大尹蓋通宋君之母者。國策。公位作大后之事。令尹受遺命而相少主者也。故令荆賀君之孝。則少

主以用令尹之言為孝焉。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原注。謂則君不奪公位。云云爾。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國策。公下有則字。無矣字。

欲常用。并此術而將安之依。

則君不奪公位。戰國策。作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而大敬蓋當時太后聞政。太尹攝事矣。

重公則公常用宋矣。蒲坂圓曰。用如以師之以言秉權柄也。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君齊襄公也。必失國。齊國之諸公

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讀各猶各

也。先達者相收。達者得其意也。廣雅。收振也。管仲從公子糾。鮑叔從小

白國人果殺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讀。效致也。

鮑叔言而相之。亦見呂于不廣。故諺曰。巫咸雖善祝。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

鄭曰。巫咸。七發。巫咸治外。世本云。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不能自殺也。秦醫雖善除

讀。秦越人也。增。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正義曰。又家於盧國。號盧醫。秦策。吳注。周禮釋文。引史

記曰。姓秦名小齊。越人。今史無小齊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見本未缺也。越人似非名字。蒲坂圓曰。繆稱。訓駱醫以治病。注。越醫則秦小齊為駱越人。明矣。盧醫又疑即駱醫之音耳。通雅云。扁鵲秦少齊。成式笑。任道昇。呼扁鵲為

敘事盡于情

禍後讀甄大言本卍引曹憲音布典反乃信之又曰扁鵲  
姓秦字越人扁縣郡屬渤海智按地志無扁縣而周禮釋  
文引史記姓秦名少齊越人此為近之然今史記無少齊  
二字其曰扁鵲者黃帝時有扁鵲而秦越人在戰國時人  
號之為扁鵲今所傳難經乃越人作非黃帝之扁鵲也託  
名耳宋雷敷作炮灸三卷亦非黃帝時之雷公漢志有黃  
帝扁鵲俞附方隋志有雷公注神農本卍四卷此乃非戰  
國之越人宋之雷敷然必偽託者師古注人表輪邊卽輪  
扁扁音偏足知古皆平聲其作鵲者海篇之誤  
收也讀除病也秦策扁鵲請除注欲去其病也  
也讀蓋謂針砭增六反夫彈痊者痛外以管仲之聖而待  
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讀北夷產裘原道訓句  
而不售士自舉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說死權謀篇載吳使沮衛蹇犒於荆師左傳

年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注犒勞也荆將軍曰縛之殺以繫鼓問之曰女來

卜乎舊刊女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繫

禍福往來真有  
此理

鼓舊刊將下有其何也說死奉使答曰是故固通又東周

也欲字無以字其所以吉也說死是吾吳使臣來也舊刊臣因視將軍

怒舊刊有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

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下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

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繫鼓無益也

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重用臣字一無也字一本注

楚人信鬼故懼而不殺也

智伯將伐仇由呂氏權勳文大異精神訓注近晉之狄國

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由卒亡無備故也注夷國屬臨

淮漢志由作猶又九域圖并州有仇猶城引此吳注括地

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又史記樗里傳作仇猶

王維禎曰明快  
婉約不讓左氏

揭難字

括除字

結得奇警

二字句

縣漢公猶縣南齊設冀州治漣口智按郡縣志沐水俗名漣水今沐陽縣也漢之公猶今泗州也春秋仇猶國今大原府孟縣也有仇猶城智伯欲伐公由即此羅氏路史謂智伯所伐為漣水大誤矣又云修文御覽引呂覽曰中山有夙絲者智伯欲攻之升庵而道難不通釋甘傳正乃鑄引夙絲則呂覽之訛本也

大鐘遺於仇由之君舊刊無仇由之君大說除道開道也將

內之讀內入聲赤章曼枝曰正義章作草不可此小之所以事

大也而今也大以來讀言大國以此來請也卒必隨之讀卒也不可

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高誘曰山中道狹故斷車

至齊七月而仇由亡矣正義七月作十九日呂子作七日似是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見魯昭十二年杜氏曰楚史名

謂荆王曰增荆王惠王也說苑權謀作莊王誤趙世家七面可攷夫越破吳蒙士死

銳卒盡太甲傷讀大甲言壯魁之士能衣大甲者增說死立節越甲至齊又家語屈節銳兵盡於齊

重甲困於晉越兵以甲為名蓋其軍制按大疑當作兵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

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舊刊與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讀

就軍與戰也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蒙士盡士盡間脫死銳

卒三字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舊刊不如賂之乃割露山坂滿

圓曰蓋在江淮之間之陰五百里以賂之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

上陳深曰倚相二策所謂擊其惰敵

荆伐陳御覽荆伐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言夜

御覽無左史倚相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御覽輯

子山璠曰恐有誤說死指武作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一水

宜乃為陳讀言成陳也御覽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

句法古蒼

又用三字句

二必字

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舊刊作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  
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浦坂

圓曰魯哀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使延州來李子救之交綏與此異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魏策無願借師以伐趙

好商量

策願下有得字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

索兵以攻韓舊刊無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一國

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讀構講同和也內

增策作講註二國不伐知魏和之又西周策注講和解也吳注史甘茂傳索隱曰鄒氏講讀曰構又曰漢史構講兩

結句有法

字常雜構構購亦然今凡為和解之義者定讀從構為交結之義者字當從才後並放此國策以作已又於已下有

也乃皆朝魏增魏文九年二晉初列為諸侯此事益在

奇甚

齊伐魯索讒問讀呂氏春秋作岑問增左傳讒問之魯以

其贖往原注贖與鴈同舊刊作鴈齊人曰鴈也舊刊魯人曰真也齊曰

使樂正子春來呂氏審為新序節士並作柳下惠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吾將聽子子

之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

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列子履信篇昔齊攻魯求其

焉齊侯不信使柳李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李柳李曰君以與為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吾之國臣所

難也乃

韓咎策注太子立為君策有未定也弟在周增韓策韓世

與注大事記史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風爭為太子時蟣風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蟣風遂不

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國策與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

也山璠曰咎碁毋恢曰西周策高不知以車百乘送之舊

愛字妙

是而使之策

如作得立因曰為戒為途中不立則曰來效賊也策效作

致也。反辭以

靖郭君將城薛人間訓注齊威王子封客多以諫者策無

靖郭君謂謁者曰策無毋為客通策毋齊人有請見者策

見曰臣請三言而已策有矣字淮南過三言策作益臣請

京策注所謂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策趨下海大魚揚

曰二字突因反矣人間訓靖郭君策刪此曰請聞其說人

訓請作願策請以下四字作客客曰策有臣不敢以死為

戲靖郭君曰策無靖願為寡人言之策願以下六字作亡

也無此答曰策答君聞大魚乎策聞上網不能止繳不能絀

也人間訓作鉤弗能牽蕩而失水策注集韻蕩放也言自

所螻蟻得意焉策注螻蟻蛄一曰螿天螻得意飲飽也增

今夫齊亦君之海也策海君長有齊策無奚以薛為君失

齊雖隆薛城至於天墨子旗幟篇城猶無益也靖郭君曰

善乃輟不城薛策無不字是又

荆王弟在秦此條又見秦不出也增權謀篇發端云楚公

中射之士曰資臣白金臣能出之因載白金之晉見叔向

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白金委叔向受金舊刊疊

非是山璠曰項羽紀二世使人讓章耶章耶而以見之晉

平公曰說苑作謂平公曰飯氏曰當可以城壺丘矣增左

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劬丘注晉地河東東垣

縣東南有壺丘通雅云壺鮪即狐鮪見檀弓左傳鳳卿曰

通壺古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

秦不出也四字  
主眼  
許多出字線針  
有本

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

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東周策注。德，恩之也。彼不出，是卒惡

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秦伯

稱公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

鍊金好金見五蠹百鑑遺晉。

闔廬攻郢魯定四年。戰三勝。問于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

人者，讀言溺人於水也。一飲而止。讀其人飲水一口也。則無溺者。以其不休

也。或不云。不如乘之以沉之。趙本注。喻楚常為吾患。不如因而溺之。

鄭人有一子。說難作宋富人。將宦。宦，遊官也。謂其家曰：必築壞墻。

是不善人將竊。方云。以其遠遊。故戒家人也。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

果竊之。以其子為智。方云。以上脫。其家二字。以巷人告者為盜。已見說難

斷楊留其根何能得無害

果字法

評註 韓非子全書卷之八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觀行舊刊有第 二十四字

先子云。觀行觀吾之行事如之何。而可行也。乃自省察之道。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方云。後漢書朱穆傳注。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

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短不足也。故鏡無見疵

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

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西門豹魏文侯之臣。故佩韋以緩己。增任防序。

文注。引作自緩。云韋皮繩喻緩。董安于之心緩。董安于趙簡子臣。後漢書第五倫傳注。心作性。故

佩弦以自急。弦弓弦也。喻急也。故以有餘舊刊脫。有字。補不足以長續短

之謂明主。

唐太宗所謂以銅為鑑。以人為鑑。蓋本於此而已。  
以道正己。蓋以道為規矩也。  
韋弦之警。千古良規。不獨為一人之警而已。  
緩急有餘不足。長短錯綜成文。

智與力強猶且未盡善况於其他行乎於他德乎而唯歸重于法術二字此韓訓家法勁即力

十鈞可舉其身則不可自舉之是至理所存宜自自察之

要道

天下有信數數術也謂法術不違者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原注在得人二曰力有所不能舉原注在求助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原注在法術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按勁恐力誤方云有烏上脫雖字下有貢上亦然有貢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長生恐自勝誤故勢有不可得舊刊勢作世以音訛於十鈞也勢不便也離朱孟子所謂離婁也治要作離婁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言可為者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死生人主為二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測

淺深矣

之下脫士字舊刊測作樸李布傳有以闕陛下韋昭云闕見陛下淺深也吳質書初至前未知淺深

收束上文無復遺漏

不使人觀已明於堯堯下脫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舊刊無貢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言知不惡

法術之士也

安危舊刊有第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

善惡言福善禍惡三曰生死舊刊作隨法度言守四曰有賢不

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

度意億七曰有信而無詐舊刊危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

內二曰斷削於法之外繆稱訓繩之內與繩之外皆失直者也言繩之內外非正法之所削

綱目整齊



按所  
安上  
恐脫  
之字

如此以下并結  
安危

至理之語人主  
之有心于極治  
者且三復之

二句蓋時人諺  
語

荀卿所謂馬駮  
於輿民駮於政

也。二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所安。六

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

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

字。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

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

自暴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

於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

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奔車覆舟喻危亂之國

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孔子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故勢危法亂則智賢之人先去。故號令者國

亦同一喻

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

舊刊脫。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饑寒去衣食。

食。雖責有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彊勇之所不

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

誅求無已。則下何以應。上哉。對應也。無有則輕法。法所

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甚病

也。扁鵲黃帝時人。甚病與。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

先王論夫談者言有悖於目。而佛於耳。注。以忠拂耳。刺骨

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

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

山云。宜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

忠言良藥之語  
固是常套而以  
聖人救危國附  
出妙

真個壽安

以害結

壽安壽屈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

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番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刻猶期也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

如比于盡如比于本不疊此四字今從舊刊補之則上不失下不亡讀言

之所冀望在上雖不仁下皆忠臣也下皆忠則上不失下

不亡矣其所冀望者如此而不知上下之力自有不同也

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比于舊刊臣作身非故國不

得一安原注言人君以桀紂自待而以比于子胥望臣則

御其臣故有田常之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

而最所短先子云樂恐衍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

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漢書注齊民平民也如此則上

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結與上段同

亦在德不在險之意名實是形名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疆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

萬乘也一本齊下有故字讀上段言田成故此舉齊國為况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

國內不充滿於名實言齊主失一柄徒守虛器也故臣得

以成篡弒也舊刊作得奪主殺天子或曰天子太子訛而無是非黨姦者多不敢討賊

賞於無功使讒諛讒諛面諛之人以詐偽為貴誅於無辜舊刊作無罪

使偃原注偃人使也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

大矣原注誅賞不明是以名亂凌本同明主堅內原注言慎近也堅內謂專其政柄也故不

外失失之近近謂朝廷遠謂邊境而不亡於遠者無有猶水之有見墨子故

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

於境而况敢易位乎言不能秋毫侵取其地况敢易奪其位乎言朝廷有遺失則周遂取其天下明主之道忠法盡力於法其法忠心盡心故臨之而法而法當作而怯

以朝境表遠近

內外遠近錯綜有味

以天性剖背可映之語

互文古雅

劉須溪曰意甚迫真而文勢有曲折

以備字配賞罰以三物枯庶政亦一義功力情三句一樣配上三甚字

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

置立也荀子儒效篇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枚乘書舜無立錐之地趙策蘇秦曰臣聞堯無三戶之分舜無咫尺之地於後世而得結舊刑得能立道於往古而禹德於

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

舊刊有第二十六字

聖王之立法也王一作主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

足以完法舊刊以下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

讀言情盡者名立讀言情實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春秋言勤勞情盡者名立情實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賞罰好

惡無私情也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不務虛飾此之謂上下相得上

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史記則

任鄙智戰士出死效死力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舊刊作

由懷金石之心以死于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

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山

曰止其所易內儲上段法刑棄灰傳曰無棄灰所易也故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所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君子與小人俱正增當作小人與盜跖與曾史俱廉曾史參

張之象曰此謂罰必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投金赴

谿而投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孟賁夏育盜

跖不計可則利不成可謂可取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

所不能取讀言為明主所侵害也言賁育無故能禁賁育

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應邪者反正

一句截住

良法

兩層說去文意明了

愈出愈卷

結語此一法

離法失人四字是綱

法分度量死物也而可以正天下猶鏡之無情而可以正容顏

奇語

用兵者必使勇者不獨進怯者

大勇慮巨盜貞貞當則天下公全舊刊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八字句雖伯夷亦危也伯夷則不妄取故

而不可保之意日危危同將得之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也舊刊也上

今天下無一伯夷謂少善人而姦人不絕世常有故立法度量

法下恐脫分法下恐脫分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言不見為非也而盜

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彊不得侵弱衆不得

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其所姦人不徼幸

寄千金於羿之矢言置千金於羿發中也取則被射則伯夷不得亡通雅

胎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必誅姦人故天下無邪羿巧

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方云堯法必中於邪人不售不用

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莘子不舉六卿莘子六卿皆亂臣也通雅曰闕止字子我即莘我遷不誤也莘我死書不

著子胥不胡夫差子胥諫夫差死忠臣無載失身圖人君難而曰與田常為亂則誤矣車坡言之京山詳之

胥善也夫差惡也言大孫吳之略廢世治不須盜跖之心

伏原注法度明則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甘安眠也而無

瞋目切齒舊刊瞋作瞋切齒刺各傳索人傾取之患舊刊

臣垂拱舊刊有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字看嗟喟原注

切鳴之禍原注君臣晏然無事矣增刺客傳搯腕索隱掌後

焦唇呂氏順民焦唇乾服虎而不以押論語注云禁姦而

不以法原注無法聖人所塞偽而不以符契符此責育之

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押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

不獨退而後能戰亦與韓于此語意同悟得此理而后可與語其治

押法符即上文法分度量

層層說去不厭煩冗

能服虎也。弱忍士誤。下文可徵。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立法所以所備中人。

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豫備也。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蘇秦曰。信

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欺也。不恃比干之死節。有獨字非。不

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怯士所能服。舊刊持。握庸主之所易

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此。舊

有如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

位必法。今本法作賞讀言能知法之尊位也。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

官職通於責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於盜跖之貪不以財

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明一作惑非。言法制不立刑罰

法不止若必罰信法則跖懼

殺身故不盜况常人知之乎。

守國之道畢備矣

矣

一句有力

用人舊刊有第七字。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天時人心循天

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

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權位

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宜

也。鄭風緇衣之。勝其官。勝堪任也。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

負兼官之責於君也。原注。法立則見功。讀。負荷也。任。故內無

伏怨之亂。讀。伏怨也。蓄怨也。外無矯服之患。言無力不給也。足而詐服。明君使事不

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同。故莫

爭訟。飾令作。莫爭言。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蔽力。讀。蔽與角通。技也。競也。

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效功見能盡方是形名之形

善字亦有力循順明三者似易頗難

冰炭即水火

心治誠非而天下之不以其心為法者鮮矣不以一已所見為是者鮮矣可謂之極哉

賢不肖盲愚四層層出下以一句結

釋法術而心治仕心為堯不能正一國堯下一國有舜字去規矩而

妄意度治要脫奚仲不能成一輪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評林奚仲魯般字也

孟子所謂公輸廢尺寸而差長短差擇也王爾不能半中

淮南子注古巧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治要守匠半上脫為字

則萬不失矣言萬不失一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治要有失

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孫鑛曰此言廢法不可為治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

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見安盲者處平也平地而

不過深谿舊刊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

孫本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增山曰禮記

未發謂之中發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下文推之以法

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術也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

積於上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此誠人君

賞罰也

明主之表易見易一作異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

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

隨繩而割因攢而縫十九字句攢鑽通穿器也用之穿物

之形隨其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

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讀言雖堯不能也而世未嘗無事

也舊刊也作之非增秦策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則橫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

貴言其臣能輕爵祿易富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耻

至危

三故事

又以故事一轉

揭古語示則

學人事證之

指仁義明主舊刊作人主山曰指猶揭也莊子自虞氏指

仁義以亂天下也鳳卿曰指猶招牌之指讀不輕

不忍口腹字衍而仁割其肌孫鑛曰此等語又覺忠厚增

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說死介子推故人主結其德書

圖著其名書當作畫書如字亦通上文圖人主樂乎使人

以公盡力字似衍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

職而苦乎以一負原注謂一身兩役君不諒也舊注役

不諒作復無君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

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

細過長侮愉快偷苟且也快恐快不滿也君宜備之然侮

也數以德追禍禍鳳卿曰事反其實也原舊注是斷乎而續

善喻

苦樂至實盡矣

二則字

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易恐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猶猶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

難給則伏怨結蓄怨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

人譽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

叛主原注人主喜怒無常則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譽

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或云憎

字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不避國而親他主見憎見

燕王所如此則人臣為隙穴隙穴窺主也言挾篡盜之心

憎愛也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

之謂危殆

真個至殆

釈的之言滿天

釋儀的而妄發讀的為射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制

制之術布天下而萬人昔秦漢以後徒善徒法其立為制者非至制而為法者亦或失其正以欲至治難矣世之不尚聖人不信性法者何足與語至治乎至治與上至危殆相反映

四層有法

作則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舊刊禍作禍伏怨乃

結言不誅其首惡而罰其連坐者也故下不服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

故聖人極極中也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按死字衍故姦人服原注

聖人以無心行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舜復也亦法故人不怨

也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

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極至也

夫人主不塞隙穴以牆而言而勞力於赭堊讀外飾也赭赤土堊白土暴雨

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死字下例下文恐脫於云云三字

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

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言人主不可怨近圖遠禍生肘

股亦見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

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弱者說林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

溺子謂恃外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思恐使誤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批本廢法求治忽近圖遠切中戰國之弊

功名舊刊有第一十八字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

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喻老冬耕之稼后稷不能

也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雖賁育云云不穩且似脫技能勢位一事恐脫誤

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舊刊脫務字群書治要亦有得人心則不趣

而自勸趣促也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

名成治要脫推字作成名山云進字恐衍按名成恐自成訛若水之流若舩之浮守

三字句有趣

四項真是不朽之語

天時人心最重故詳之

技能勢位異句法妙



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

而下臨千仞之谿舊刊而下字單作則則字非舊刊千作十誤材非長也位高也

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止三

家讀三家二戶也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

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舊刊鈞作金欠文有勢之與無勢

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

一力以共載之戴通晉語注奉也故安眾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

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舊刊衍主字御忠臣則長樂生

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舊刊作相持誤而成形影相應而立七啓注引立作

故臣主同欲而異使恐便字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

費用故曰

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何子孟春曰是在今至言兩喻俱

特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

若持臣若鼓枝若車事若馬讀技臣之材也事臣之職也言車利則馬易技功則事易

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舊刊易作便立功者

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言世人謀功名者大

氏得其一而未得其二也二者相俟而後大功立矣增飯子道曰不足猶不饜也鳳卿曰惟日不足之義也近

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則名不稱實也則聖字承上二十字

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增不為世所推奉也則功不

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眾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

以成成當作信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原注人主德盛則勢尊勢尊則

多助多助之至則功名成增多助多助之至則功名成增尊謂貴戚大臣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世

以力以信以名以勢排字頗妙

本作常立。選注同。解嘲。注引此太山作泰山。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舊刊名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舊刊。作功。舜之所以北面而收功也。舊刊。作效。是。收當作致。

大體 舊刊。有第。二十九字。

原注。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於道。庶幾此篇。

古之全大體者。四子講德論注。引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之下有人君二字。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

讀觀望亦。因字意。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

以私治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

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

難知。文選注。洗。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引猶入。推猶出。也。言出入必於

繩墨而。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急緩一法度。守成理。因自然。

王禎曰。此篇似禮記。軼舊馳新。超然上乘。  
三字句三、四字句三、  
五字句五、  
四字句二、  
七字句二、  
五字句四、  
三字句二、

十二字句二、

以三故字轉束。句法似齊整。似參差。

禍福生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

乎人。自為善則賞。已為不善則罰。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讀。朝露之在。草上。圓而未

散。及乎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

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

於旗幟。創。傷也。雄駿之士。不死于戰陣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

盤盂。墨子。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圓曰呂氏。春秋。功著于盤盂。銘篆著壺鑑。又曰。功績銘于金石。著于

盤盂。注。盤盂之器。皆銘其功。趙策。著之盤盂。飽注。取太公。為武王作盤盂之銘。誤。又漢志。及田蚡傳。有孔甲盤盂。取

義。以記年之牒。空虛。天下無事。故不載。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

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見莊。操鈎視規。矩舉墨而正太

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舉下。舊刊。有繩字。雖盡力於巧。極盛

於壽。當作壽於威盛。上。成以字形誤。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收天

又以故曰一。束。

又以故字束

上則大人，不天不地，何能成功事

寄形厝心字寄理正

下者不使匠石極功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育者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間靜因天命持大體紀綱國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離如字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無舊刊作少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治要必作畢是讀謂君上之心正大如天地也覆育之心如天地也太山不立好惡不擇土石故能成其高江海

不澤小助澤擇通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富管子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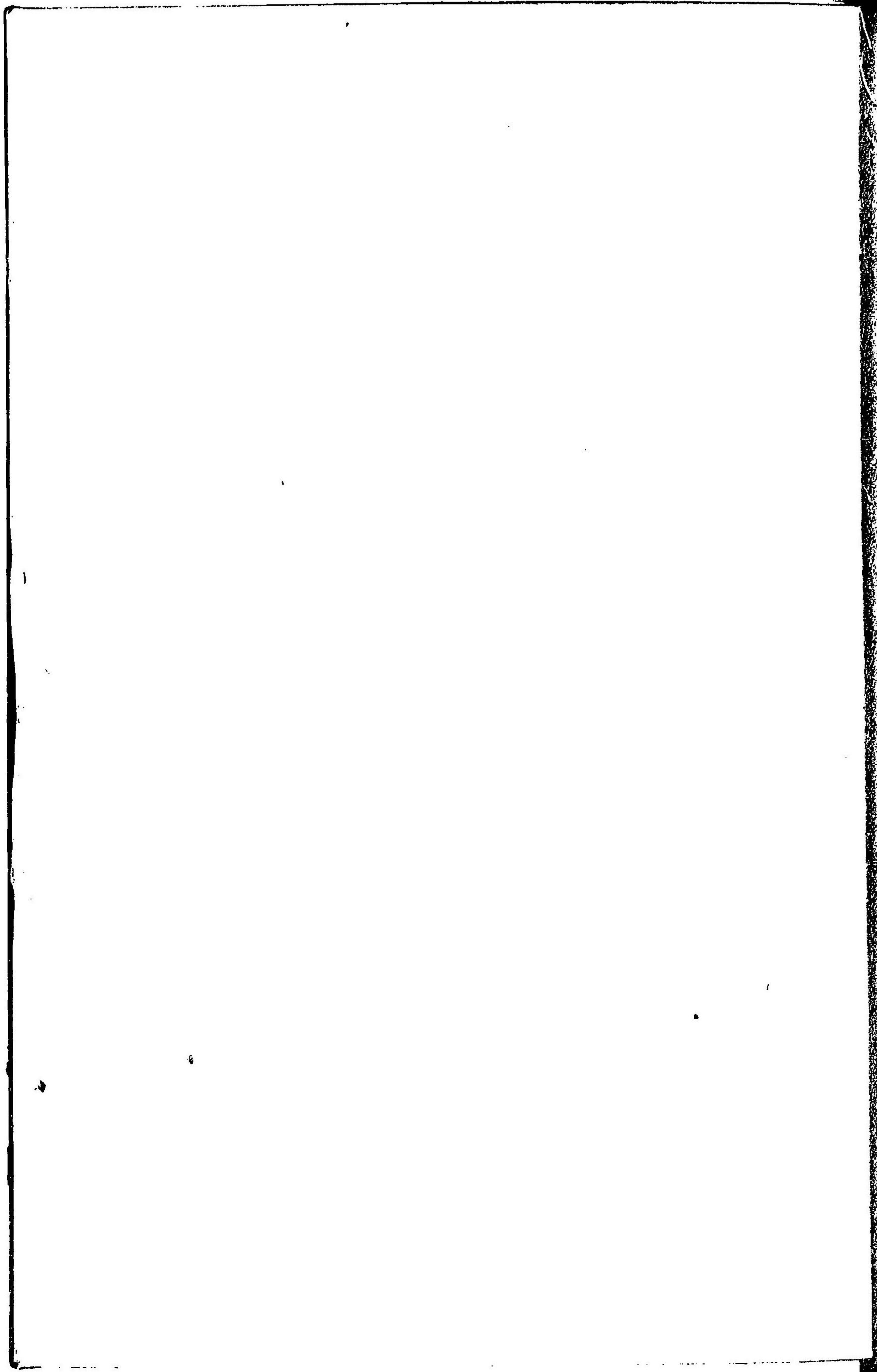
就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陳思王表江海稱其大者以不容注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又李斯書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故大人寄

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增字云治要歷作措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治要毒作志下無伏怨之患治要伏怨作伏衍非

三字句二四字句一以單句結

也上下交順以道為舍舊刊順作樸似勝言朴素不飾也舍物作舍非舍宅也喻老菴為之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八

135  
5  
17

